



蘇史綱鑑

卷之二十二



8
744
12



伊 8
744
12

福

新鐫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二十二

唐紀

玄宗皇帝

諱隆基，睿宗次子，以功平章氏之亂，立為太子。未幾即位，享國四十四年，壽七十八。帝開元初，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奇謂盛矣。天寶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窮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御樓觀燈

綱癸丑開元元年

通鑑起壬子，今從綱目起癸丑。蓋以一年不可兩君也。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酺首

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醜為歡。

合音，閤，醜，極，虐。反會，錢，飲，酒也。今

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勅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

太宗抑欲

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邪佞，然忠正者常疏邪

佞者常親，以至於覆國亡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邪佞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

不恤擇

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疎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

玄宗初政
與中宗無異
玄宗有愛
民之誠

以去邪佞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發明玄宗初政首書御樓

五月罷脩大明宮自脩大明宮未畢勅以農務方勤罷之

書法勅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

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空義實懷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

張說遺上
佩刀
天子之學
在安四海

依上皇之勢權權用事與上有隙與懷貞義至忠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
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具言狀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曰
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
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
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于
家初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

象先獨以
為不可

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象先實無罪象先

胡致堂曰

太平公主持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
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卒
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
不亦甚乎玄宗惑於玉璫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忘其不孝
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
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
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樂世務然則蓋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
太平亦無可恃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
不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

以高力士
為右監門
將軍

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鑑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
品官黃衣廩食守明傳命而已太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
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
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時宦官稍增至三千餘
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室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自宦之盛
自此始

明皇不戒
履霜之漸

明皇輕度
太宗之制

本意不識
逆順

講武於驪
山

元振有大
功於社稷

范華陽曰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宗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自是以後寢于國政其源一故未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丁南湖曰

高力士之事玄宗有類於君子之行首四馬沮其任林甫一

九月以李暢爲虔州刺史

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

諸子於外上卽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爲

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

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營不整坐兵部尚書

郭元振於

蘇音毒軍中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

稷

功指諫大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時二大臣得

薛詵解脫
三軍不動

以元之同
三品

元之文武
全才

此張說之
意

擬唐以姚
元之爲兵

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

三品謝衣

姚崇上事

擬唐姚崇

進十事要

說表

惟此聖代

爲萬代法

罪諸軍震懾失次惟薛詵解脫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

上深歎美之書法議贖武且濫刑

綱以姚元之同三品目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殿中監姜皎言

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

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

○時元之爲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曰卿宜逐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

於治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奏曰臣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

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官豎不與政事五願租賦外貢獻一切絕之六願戚

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八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

道營造十願蓋祿莽闡梁之亂爲萬代法帝首納之元之乃頓首謝

上勵精爲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

○鑑元之常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

元之應否
如响
姚元之請
序進即更

玄宗散人
君之體
任人為政
大略

本為不夫
在官之禮
李鴻在在
之儀

人君之德
莫大於明
君之德
莫大於明

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不察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無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那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也左拾遺曲互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譖躁進純厚曰殆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舜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三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納其言

新與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撫步從不失在官之禮哭其屍元之曰藥布之傳也權為尚書耶案考漢高時藥布大夫越反泉首洛陽詔收視越者輒捕之時相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漢高乃拜為都尉君遂昌昌說疾之使姜皓曲為之說非明皇灼見其效寧不墮其計歟

姚崇相
何所容其欺乎

夫如是則群臣

姚崇稱有
腹心之疾
玄宗在遷
張說

置左右教
坊
太常禮樂
之司
梨園弟子

十二月以姚崇為紫微令中書省玄宗張說為相州刺史曰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申款他日崇對于便殿行徵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遂左遷為刺史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鑑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求為恒式置左右教坊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官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中官為之自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隋有法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

梨園弟子
清近雅明皇愛

姚崇以其

相薛訥使

大史奏曰
食不應
復置十道
按察使
問姚崇
下使何如

之選坐部伎子第三百敘於梨園號皇帝梨園
第千宮女數百亦為梨園第子居於宜春北院

胡致堂曰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
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
首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後訥擊契丹敗
薛訥其官爵
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
契丹群臣乃不敢言

范華陽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當成之為非邪當爭之不可
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勝群臣而遂其非也使君驕其臣
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笑崇之罪也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
册從之書法
失也而遽以稱賀故書說之
○綱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上
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
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
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華陽曰姚崇之辯雖能析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擇一相
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
使相之賤也奈吏者使之責也更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
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
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體也

綱以徐倫為恭陵令
綱上恩徐有功用去平以其子倫為恭陵令光祿
卿寶希城等請以已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

綱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綱五月罷員外檢校官大書于册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有終
今又罷員外檢校官大書于册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有終
常如一日豈不為有唐盛德之主哉

綱魏知古罷
綱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
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
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
唱乃過門下省審之故謂
之過

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
知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故敢干之耳

姚崇羽翼
知古

綱益進

四

明是以此

上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竟罷為工部尚書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肅王守禮從兄也

近世帝王

○鑑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梳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

設五幄幄乙角反帷幄四合象宮室也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回颺吹火誤熱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明皇不能

范華陽曰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如此苟能充是則以孽黜其妻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明皇為善

○鑑上以風俗奢靡是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居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明皇有崇儉之意

書法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

明皇刻勵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

所求何異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使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今所求何異於所焚者乎夫御史天子之耳目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

花萼相輝

○鑑宋王成器等請大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仍各賜成器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萼逆各反

花萼相輝

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賚落代反賜也

下南湖

○鑑明皇與諸兄弟相厚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范公之誠心也既非誠心豈能久乎是故群臣奏請以成器等各為諸州刺史而後諸兄弟得保全矣

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

捐網罟而人自信

以鼎銘頒告中外

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蘇軾有言操網罟以赴江湖語人曰我盛年卽位德信不孚故民間有採擇女子之言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循明皇蓋得之矣

綱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

降鑿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書法書法諛也

姚崇之賢猶不免

司馬公曰賢猶不免是惜哉

綱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爲鄮王嗣謙爲皇太子綱上長子嗣真母曰劉

華妃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綱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綱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貨產

雖貴爲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

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委於僞反積子喪及懷慎不能決惶恐入

雅俗

爲相何如

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

爲相何如

盡頗有德色德一作得得色謂容色自矜爲得志也顧謂紫微舍人蔣渾曰我爲相可比何

爲相何如

人渾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渾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

爲相何如

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渾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

爲相何如

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爲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

爲相何如

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伴食宰相

司馬公曰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秦誓所謂寔

同心以濟太平之政

陳止齋曰昔姚崇佐明皇盧懷慎不專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爲伴食

姚崇秦遣

綱山東大蝗人皆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盧

補蝗

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菹

楚莊吞蛭

愈疾

見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孫叔殺蛇而致福孫所輔也是夜嘔而蛇出久疾得愈○蛭職日反水蟲子叔殺蛇而致福叔敖為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必不死也及長為李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德宗請當之楚令尹

蘇氏曰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抑末矣

綱九月置侍讀官侍讀之名始見於此○**目**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

可選儒士入內侍讀唐無量時已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

侍讀無量更曰侍讀褚無量時已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

發明而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

綱郴州刺史劉幽求卒幽求字子真○**目**幽求字子真

綱丙辰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目**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發明玄宗初政清明深惡戚里撻權之弊故長孫昕有犯隨即戮之可去其官

綱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目**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

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人為大理少卿過大

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儼

書法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重

綱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鵒等鷓鴣音交睛似鳥脚高有毛冠辟

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踞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

乎上手勅謝之縱散其鳥

賤人貴鳥

玄宗置侍讀之官

內侍讀

玄宗公正

之至

以倪若水

為汴州刺史

使謝表

此行何異

登儼

此何異

賤人貴鳥

賤人貴鳥

丁南湖曰補禽之失亦可謂賢矣顧彼好進之心歎慕景倩且曰吾恨不得為其驕僕嗚呼此真患得之鄙夫也哉

聖朝既不命崇謀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甘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袁了凡曰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為相奏捕之夫捕之固非本務於越而救溺子者論也盧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將爭於長厲而以為保和是盡糜人以餌蝗也且夫除毒蠱攻蠹物除狸蟲去蛇蠃除水蟲射妖鳥非元王之法乎

縣令試理人策第一
鑑石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鑑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監縣令非亦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郵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

為禮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綱六月太上皇崩

綱十一月黃明監盧懷慎卒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資惟老蒼頭請自帶以辦喪事

綱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
綱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曰數十輩乾曜奏事稱臣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臣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追崇子彝昇頗受賂為時所譏

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疑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華陽曰音申張以慾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姚崇為京留守謝表
擬唐以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謝表
此姚崇之謀
姚崇薦宋璟自代
在途不與思勗交言
宋璟所以能剛
明皇可謂

宋璟見始

宋璟可謂

賢相

僕射誠為

國器

黃明過其

父

二人志操

二人協心

輔佐

二人志操

二人協心

輔佐

二人志操

二人協心

輔佐

細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頃天下之力不能克起靈臺緣反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俸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臺痛哭而死。

范華陽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

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黃明過其父矣。蘇頌謂

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

志操不同。然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罰清自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

房杜後稱姚崇。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不俸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

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待天下之正

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

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

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可謂疑焉。而謂崇之多不如璟

丁南湖曰也。蓋崇之應變成務。每以諂君為計。日食不飽。則表賀焉。擢

銘偶合則表賀焉。太廟室壞。帝當循省。則諷其慢遊。東都焉。于是帝心

大喜。寵眷日隆。孰若璟之持正守法。一於剛毅乎。

袁了凡曰。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

魏房姚宋論頗不一。蓋蘇許公之獻可替否。未廣乎所遜重。然其相業

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然未正居相位。又承房杜之

後少加潤色。故止以諫諍顯。而不以功業聞。至姚杜之有特見遺者。蓋

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開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全者。

大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或曰餘無狄梁公

陸宣公裴晉公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君臣相遇以義。始終

否者有臣而無君。是固拙於遇也。

曰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齋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

高齊姚宋

質疑

二人志操

二人協心

無朝
遺愛碑

文章宜從
奉選

大廟壞與
行會

姚崇逢其
之惡
太宗忽於
所賞

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為瑒立
遺愛碑瑒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
為文瑒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步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綱始制即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良法也故持書始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

秦擬是歲始更此制

鑑丁巳五年春正月大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
瑒蘇頌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
物感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遂幸東都褚無
量言隋文帝富有四海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
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諛諛上弗聽

胡致堂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
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玉璫能幾何哉

二人對說

一舉四失

皆具先儒

謂姚宋亦

與有責諫

令史官隨

宰相入侍

臺諫對仗

奏事

宋璟欲復

貞觀之政

尹遂昌曰春秋書世室壞譏慢也今大廟室壞宋璟禱題二人對說甚
室壞於上書幸東都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禮制不
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矣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鑑貞觀之制中

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又御史彈百官服

冠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作
豸冠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為冠執法若服之故名法冠一曰往後惠
文高五寸一纒寸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讒君及許敬
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諫官史

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

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

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密旨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書法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
無私謂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尹遂昌曰太宗令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治致太平自高宗昏庸
天德此制遂泯今宋璟輔政首復舊規雖未能盡如貞觀之

九綱監甫
唐玄宗二十二年

盛亦庶幾焉耳

袁了凡曰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此武氏紀元之初政也而後此置銅甌開告密遂紛紛矣以此稱天下之口而行政其效可也治世仍而不改何與至乃以惟薄暖味饑人亦寬抑矣網亦密矣哉

鄭郭投醮

戊午六年正月徵高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書法書子之也

疏慈蕭瑪

夏四月敕度鄭詵郭仙舟為道士書法二人從宦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

令州縣行鄉飲酒禮

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書法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瑪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開元舉一廢百

劉廬陵曰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十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朱七年五月朔日食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

之微意此誠蒼生之福

緊囚賑饑之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此所謂脩德也

君子耻言浮于行

擣兵甲不積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所謂脩刑也國五句君子耻言浮于行

優人作魃狀之戲

綱庚申八年正月宋璟奏曰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瑒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瑒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

宋蘇介然守正姚非朱公

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大旱優人作魃狀魃之形狀也魃音跋戲於上前

姚宋安得比

問題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瑒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瑒頭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齊名九齡可與環同日語

胡致堂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

蘇頌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

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如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環同日而語矣○慕渠記及教也謀也

史事為武三思張易之所抑而私撰唐書春秋若峻拒張說之私囑當時以董狐目之蓋良史臣也噫為諫為史兩職兼盡漢唐以來吾見亦罕矣

增太廟為九室

綱壬戌十年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書法書法非古也

真西山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用楊思勳始

始募兵充宿衛

綱始募兵充宿衛宿衛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分次更替上謂宿衛下謂歸家兵農之分自此始矣書法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始

無農之分自此始

范華陽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未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

充宿衛得失何如

後世最近古而便於

後世所以多亂也

綱癸亥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職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仙先下信

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臣竊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

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君大臣皆可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仙

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袁了凡曰廣州都督裴仙先抵罪嘉貞請杖之張說以刑不上大夫且

以辭體受答不當及於士人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之張廷珪以

御史有體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國諸公之論

蓋上尊國體而下流福於士大夫抑亦弘矣

綱五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有司供

置麗正院

置麗正院

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書美之也

陸子之言何不達也書美之也
秋八月勅令前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綱名始置長從宿衛書法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鑑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皆州名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後使

府兵唐之良法
尹起莘曰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要當舉其偏而補之足矣不足之思乃輕於變法果何意哉

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綱甲子十二年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綱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賜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人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

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書法都護闕暹居母憂詔起復為之不書起復何金華事也綱目書起復首畿詞惟袁粲以國難杜暹以金華無幾也故不書

綱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綱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搆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議者多言煩擾上令集百僚議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惟戶部侍郎楊場場且獨建議以為括客免稅括檢也客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見存籍內者為正田籍外括出

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綱上以山東臯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雒河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河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

制選臺閣名臣為諸州刺史
州刺史
侍郎今之貳也

楊場抗諫括戶徵田

素繁杜暹無訊

了九

然而已由是事多異向說因是出之

以楊思勳為輔國大將軍○溪州蠻壹行境及以思勳為招討

使擊擒之故有是命書法○廢皇后王氏

群臣請封禪○時張說自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

說不平書法○始放免其責者其源乾曜平

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監制以所得客戶稅錢

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云以時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唐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曰

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

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自官錢於洛濱供帳甚盛自

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快快上怒貶睦州別駕

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上與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

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書法○魏明更崇華殿為九龍不書此其書更名何嘉興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

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置為

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置中

十一月封泰山○時上特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

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

宣示群臣○鑑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

其餘倣乾封故事○發明○是時張說首倡諛議使宋璟當國必無是舉故君

胡致堂曰○百姓之所謂福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

君子可以知宰相賢

更集仙殿

賢者濟理

之具

擬唐水運

渾天成

臣相表

出三牒宣

示群臣

宋璟必無

是舉

君子可以

知宰相賢

否四海皆歸 仁壽之可 以王毛仲 為開府儀 同三司

萬騎泥金檢王 而謂於天乎

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鑑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

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

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毛仲為內

外閑廐使。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

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故特加爵。○鑑夏從官於樓上。刺

綱車駕還幸孔子宅。○鑑至宋州。今改為歸德州。○鑑夏從官於樓上。刺

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曷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

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目上又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

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按唐書。沔儉約。自持

室。銘以見志。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

告成。朕常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

曰。此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與酒賜之

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常侍。耀卿為定州刺史。

綱十二月帝還東都。○目上疑吏部選舉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

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

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

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鬪死之人

况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發明。人主之職。論相乃下。侵銓選事。○目上疑吏部選舉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

在文莊曰。君有若之職。臣有任之職。君之職在乎任人。臣之職在乎任

身。而代百工之事。欲以一人之。適足以長百。欲以一人之言。任一事。而

不責成於有司。哉。玄宗乃以銓法散任於十人。專任乎一己。而不信用

有司。與競。謂非推誠感物之道。臣亦謂非為君任人之法也。

三人真良 更此不惜 費予左右

吳兢諫親 以式判

尚書侍郎 不得預 賢相不對 錢穀之數

綱上四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七

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

社者國之大祀

范華陽曰

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王

後世猶以二人爲名

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凌生乾曜與說不能以

臣子尊君敬上之意

謂拜表一通望闕稱賀亦足以見臣子尊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

張嘉貞不取也

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

資吾不取也

綱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

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

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

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上怒融坐貶後坐流嚴州道卒後之言

海內無事

丁南湖曰

明皇天寶之亂其惟宇文融爲禍本乎蓋融以興利得幸肆於是好諛好色好兵無所不至以致乘輿播遷唐祚莫抗融實爲禍

本也堅矜鐵中權媚屠脅四族皆覆可舒民怨而融乃得完屍貶所亦

令百官選勝行樂

綱庚寅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休日每十日賜與百官一

處書法書初令何

綱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鑑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

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也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開者

也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躋級毋得踰越非負

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

宋璟爭之不能得書法用循資格自光

丘文莊曰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爲用人之法至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光庭用循資格

聖書

宋璟爭之不能得

丘文莊曰

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以爲用人之法至

問裴亮
裴亮庭用
資格何如

後魏崔亮唐裴亮庭始專以此立法其為法也一付之無心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者資格之入眾也萬事之所以利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失也

太宗像類
忠子
此社稷之
福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太子瑛之廢成於此○綱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羅必去
華務實

胡致堂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辭

能致者一
能致者一

辛未十九年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早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環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扈遽稱腹痛而歸其剛

剛直老而
張為
此豈不堪
作三品

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曰其嘗求兵部尚書不得快怏怏上因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楊思勳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遂貶毛仲於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又為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决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
吐蕃

綱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志寧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仇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袁了凡曰漢東平思王宇疏求諸子史記成帝納王鳳言而不與之唐吐蕃金城公主表請文籍四種玄宗用裴光庭言而與之按

用韓休為
社稷計
選人妄
部權用
宋瑒致仕
歸東都
問唐以張
九齡同平
章事何如

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異哉明皇
之用
用人未若
明皇之異

初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
人心服而
政教於是
九齡於是
失正
圖玄宗分
天下為十
道以六條

發明然三月相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為社稷之語賢嫉能無與為此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若用人未若玄宗之異者胡致堂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居廟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而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檢察非法
何如

鑑是歲分天下為十五道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各置採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一不遵詔制二侵漁聚斂三條二千石不恤

以六條檢
察非法

疑獄剝截黎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不恤千石子弟怙勢請託六條二千石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

擬唐以張
九齡為中
書令許
張九齡等
論鑄錢何
如

網甲戌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九齡請不禁鑄錢勅百官議之耀卿等曰一啟此門恐小人棄農

逐利而濫惡更甚
秘書監崔沔曰
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治可成而

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錄

事察軍劉秩之
子玄曰夫人
富不可以賞勸貧
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

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後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

林甫願盡
力保護

奏對嘗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

林甫願盡
力保護

奏對嘗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

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

上菱麥於苑中時上苑中種麥師太子以下親往麥之謂曰此所

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此所以薦宗廟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國上美守珪之功欲

以為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

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

為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

子官賞資甚厚

乙亥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御五鳳樓醴音蒲布也王德布大飲

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懷州唐之州名今為

連袂歌于河南河陽府

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今元德秀所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皆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服其高魯山今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戶虎還所得俸

二張復售

二子極年

孝烈

二子極年

孝烈

二子極年

乃下救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殉孝之人展轉相讐

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誅歛錢葬之

復讐立臣子之大義

胡致堂曰復讐國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

理瑋忠亦

可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袁了凡曰唐書王君操報父讐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詔原

哀哭而絕張瑋報父讐殺御史楊汪九齡欲活之裴李據法置之

死夫君操智壽智瑋皆舊節復讐或歲愈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

君之卓識彼裴李輩特知法有擅殺之罪不知父以無辜受殃子能殺

其讐人正足以誅有罪償父命耳有司不能雪民之冤乃禁人子之自

雪其冤乎夫若父之倫一也君遭弑逆則臣民皆得討之而當報父讐

者以擅殺之律竊謂律之未平也

始也

若志具

十二日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冊壽王妃楊氏始也 楊文瑛女也

王夷甫知

山有反相

九齡知祿

賈誼誅莊

守桂秦軒

祿山

法不可不誅且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

宜免死上惜其才勅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

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按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監軍約出師後期軍法後期者斬遂斬孫武斬宮嬪孫武子若齊人也

莊賈以狗三軍軍士服栗乃進復故地孫武斬宮嬪孫武子若齊人也

廬出宮人為二隊以寵姬二人為隊長試習戰法守建軍令若行祿山不

王夷甫知 山有反相 九齡知祿 賈誼誅莊 守桂秦軒 祿山

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克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枉害忠良竟赦
之目祿山本營州雜胡山母冉造安氏其姓狡黠善揣人情守理愛之
養以為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
毅累遷將軍後人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聖人必恪
人事

胡致堂曰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右之聖人必脩人事其
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敢亂祿山
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
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
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容暉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
也愚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
按法行既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保養姦邪懷違忠
諫安得為盛德哉敬仲陳胡公滿之後以罪奔齊事桓公為工正其
後世專齊政僭稱主是為田齊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
及相帝不信
景帝時果不

聖人知孝
子之情深

綱增宗廟邊豆數加母黨服。○目童緇請增邊豆張均革述曰聖人知孝
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

聖家之道
不可不
此先王不
易之道

廟敢忘舊章上固欲增之緇又請加母黨服舊鴻曰正家之道不可以
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有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
三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法揚仲昌曰昔子路有
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
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勅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隆宜加總麻堂姨
舅宜服袒免發明天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子嘗力辯加禮之
加之皆非禮也苟其合禮則
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

張九齡上
千秋金鑑
錄

綱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目千秋節。是日明皇
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
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按唐書九齡上疏
書法帝生日為不書九齡此錄為人主者朝夕
座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袁了凡曰
之意蓋卷阿天保之所以祝其君也頌而不忘將之以規蹇

袁了凡曰張九齡以忠亮大節當明皇千秋節獨上金鑑錄備陳儆戒
之意蓋卷阿天保之所以祝其君也頌而不忘將之以規蹇

盧憲自異

乎大臣之風與九臯公季也為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甚織繡之工專供祀院者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玳瑁而九臯獨以所獻精靡加三品呼愧乃昆矣

題替廳事

十月帝還西京。○自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替於廳事而去

九齡諫封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朔方漢郡名今改牛仙客爵隴西縣公。○鑑仙

尚書古之

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

納言

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上言宣於下必以信納於唐興以來

封爵所以

惟舊相及敷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並涼

勳有功

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備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勳賜

仙客宰相

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

力於固執

也何有於尚書。○仙客宰相才力於固執。○初上怒曰

仙客宰相

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屬陝西鞏昌府。○食實封三百戶

仙客宰相

人何有不可。○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屬陝西鞏昌府。○食實封三百戶

發明

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偷其

于南湖曰

立賢無方但論賢否何如耳仙客所以不賢九齡豈不知之方之直而屈於玄宗林甫之辯也

宗林甫之辯也

宰相擊國

綱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安

鑑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

九齡以文

切恐後曰為朝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

重

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

意

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甫巧伺上意曰思所以中

傷

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疏之於是耀卿九齡並罷政事。○按唐書九齡

遂為林甫所危

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况其未曰苟效用之得所雖殺

相仙客自是朝廷士

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

愚按九齡忠直事無細大皆力爭之卒

扇賦表

為上所厭而宗詭和之口呼良可悼哉

了九

圖監甫

愛君者必納諸無過之地
九齡可謂愛君古之大臣

問漢武帝之渾及類
唐玄宗之懼張九齡其故何如

人主安得不畏
武帝明皇之所不免

唐室治亂之變分於
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

胡致堂曰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

陳永嘉曰

鮮有合焉何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

丘文莊曰

唐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

林甫引蕭良為戶部侍郎

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伏臘中書侍郎嚴挺

之言於九齡曰

省中豈容有伏臘侍郎乃出吳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去張嘉貞尚更按唐書嘉貞善傳奏敏於

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

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焉用

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既曰以八馬列宮食三品斗食與同唐

品四百石也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

日出為下邳令西下邳縣名今陝自是諫爭路絕矣林甫城府深密人莫

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

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國丁丑二十五年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國敕曰進士以聲韻

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括謂為幾括而誦之以求捷徑罕窮旨

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大經十帖唐

立明經試經法
明經以帖誦為功

杜進山出為下邳令
西下邳縣名今陝

立明經試經法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十七

諒譚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擗之於殿庭絕而復蘇乃杖之朝堂流襄

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書法杖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心也子諒奏彈仙客怒之可也

范華陽曰古之殺諫者受賞及其未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柳升戚焚珠

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瑋光王琚而殺之先是駙馬都尉楊洄私附武惠

妃惠妃方有寵生壽王瑁常伺三子過失令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廢

之張九齡力諫乃止至是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

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瑋瑒為庶人賜

死城東驛書法書廢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

范華陽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

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璟在玄宗朝

劉廬陵曰書官爵謫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

戊寅二十六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書法今皆置學則無無學

六月立忠王瑛玄宗第為太子改名亨自時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

勸上立壽王瑒上以忠王瑒年長且仁孝恭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

不決自念春秋寢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乘間

大經一帖 此三言 諒譚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擗之於殿庭絕而復蘇乃杖之朝堂流襄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

不憤哉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晉國公牛仙客函國公

大理寺奏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奏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奏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奏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大理寺

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是月立璵為太子

張說無以逃其過

追謚孔子為文宣王

孫甫曰太子璵之廢皆由武妃林南亦張說之過也初唐王出見百官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眾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王

在瓊山曰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未盡焉若夫宣之為謚法之美若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聖人之大德哉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汗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鑑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變得如九齡不書法賢也

蘇東坡曰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

守正不回

于南湖曰張公喜也向使公若不死豈得免於林甫禍乎夫林甫之篡祿山之叛舉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敢言惟公力言之是兩賊之嚙公者磨牙淬劍久矣幸而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尋封縣伯謚文獻贈司空而林甫罹斷棺之慘祿山遭斫腸之痛然後知忠奸之獲報毫髮不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鑑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

蘇唐得承元皇帝像

辛巳二十九年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置與慶宮發明來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之明矣

人君心術可不慎

范華陽曰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諛說成俗效尤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真哉

綱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鑑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

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

御史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時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

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暗

以其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嘆樂於勤政樓下

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

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籍才須籍有才之人上欲以

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質詹事及詹事官分務東洛何如

絢懼請之乃降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

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來論以上意甚厚

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

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久之亦以為員外詹事書法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外詹事
可蜜腹劍
風標清粹
交廣籍才
姑以質詹事
分務東洛
何如
挺之今安

殊不之怪也○縑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為左相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

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

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畫請宣付史館從之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御史中丞

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六十四人

倚子奭為之首群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

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

縑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法堯舜時名年曰載縑時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

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譽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袁了凡曰

席豫稱祿山公直而林甫裴寬皆順旨阿之予謂此皆林甫之為而席豫裴寬北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居權震天下

了凡綱目唐玄宗二十二年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面談曳白
群鳥北來食蟲
安祿山焚香祝天
秋營州蟲食苗
臣焚香祝天
臣若操心不正
事君不忠
願使蟲食臣心
若不負神祇
願使蟲散
即有群鳥從北來
食蟲立畫
請宣付史館
從之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
日在政府
選事悉委
侍郎宋遙
苗晉卿
御史中丞
張倚新得幸於上
遙晉卿欲附之時
選人集者
以萬計
入等者
六十四人
倚子奭為之首
群議沸騰
祿山入言於上
上悉召入等人
面試之
奭手持
試紙終日不成
一字
時人謂之
曳白
縑甲申三載
春正月
改年曰載
縑時河北
黜陟使
席建侯
稱祿山公
直李林甫
裴寬皆順旨
稱譽其美
二人皆上所
信任由是
祿山之
寵益固
袁了凡曰
席豫稱祿山公
直而林甫
裴寬皆順
旨阿之
予謂此
皆林甫
之為而
席豫裴
寬北以
成之也
是時李
林甫獨
居權震
天下

而阿保祿山故以風旨授黜陟使而寬和焉林甫無誅矣豫與寬非小人史稱豫清直亡欲當官不撼於權勢稱寬舊德為政清簡不屈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撼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之不為草書曲謹也寬之

慎於固辭不步

○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其屈附於已復以為中丞

帝聞空中神語

○乙酉四載正月帝聞空中神語○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賀

聖壽延長

書法

秦漢之君求神仙為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繼是有妙寶真符之得自欺者人亦欺之

○七月册壽王妃韋氏○月以楊太真為貴妃○鑑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內太

真宮中大真肌態豐豔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龍遇如真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册為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

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范華陽曰

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使族戚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九月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部變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癸卯

英衛唐之名臣史見祿山必唾其血恐或後鳥有反食

○以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自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

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丙戌五載正月以王忠嗣為河西隴石朔方河東節度使○鑑忠嗣仗

忠嗣制四道

唐書玄宗二十二年

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

青海在臨危縣西有旱禾海謂之青海積石在金又討吐谷渾于墨離軍

吐谷渾西域國名瓜州西十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丁南湖曰忠詞與吐蕃戰戰屢勝又惜民命而不取右堡又高償馬價

而死於放地史氏謂其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予謂人臣以致身為義

豈可計其謀身之工拙耶

綱四月李適之罷

初李林甫謂適之曰華山有金墻採之可以益國

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

命王氣所在王與也大一經曰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而

疎適之適之乃自求散地罷政事

綱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

蕭炎薦吉温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

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鈕吉網

目時楊貴妃有寵中外爭獻珍玩民間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

髮作明權髮者父母所與作阿權妃欲得荔枝歲命領南馬驛致之古詩云一騎紅塵妃子嘗以石

悍不遜送歸楊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

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

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有涕泣曰金

王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縷而獻之上遽召還寵

待益深

綱丁亥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

殺江淮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着舊久在外意快快李林

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校死邕

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干將莫邪二劍名揚難與爭

鋒然終盧缺折耳盧慮豈不能用明皇敕於林甫雖愛子

陳紫峰曰李北海才高氣方副教激烈即其秘書一覽了辯如響其學

富矣四海請文禮名天下其文章矣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

林甫

李邕如干將莫邪明皇敕於林甫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鋒其氣雄矣助末學斤普思拜左臺彈劾不避不猶干將莫邪其鋒不可犯邪但色資豪放細行不謹所在賄謝敗遊自肆姚崇疾其險躁林南資其媚忌行年七十而不得以善終誠干將莫邪之罹其傷缺者也雖孔璋進代死之奏杜南作八哀之詩果何裨於終之敗亡哉○普思中宗時鄭普思以方技幸也八哀詩杜子美知色負謗死作八哀詩讀首傷之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綱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鑑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管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恢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上悅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後父上悅發胡祿山胡人自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

下南湖曰

無耻邪引之入宮是自取其羞淫縱之通宵之樂以饜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不以為忌與妃對食則同牢於胡虜而不以為嫌蓋玄宗耻心既喪無感乎蹈禽獸之行如此也

綱四月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

原山潛蓄異志

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禁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節度

王忠嗣不飲攻吐蕃

度使王忠嗣為漢陽太守。○上欲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

思嗣不得已奉詔

不快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

豈以數萬人命易一

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

大夫能行古人之事

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

哥舒翰力陳忠嗣之

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上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為節度使翰力

王忠嗣可
領賢將

陳忠嗣之冤上感悟乃貶

范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

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而勉奉

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袁了凡曰秦少游謂有道之將。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

石堡近之。雖宣帝以辛武賢言促令充國。進兵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

嗣為助兵。而兩將持之益堅。至於連愛子之諫。抵信將之說。而不從。所

以為賢。然克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者。恃魏相之內主也。忠嗣勉勉出

兵。不能抗言者。憂林甫之中制也。夫事豈一端哉。范氏祖禹謂忠嗣知石

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說。而勿出。兵夫固守是也。然曰起非股鑿乎。

綱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

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門第。臺省為空。林甫子岫

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

林甫專政十有九年。鈞陶瓦輪也。軸車軸也。鈞軸皆怨仇滿天下。一朝禍

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

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

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為也。居則重閤複壁。如防大敵。

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

綱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自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

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

不遂。須不兼統功名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何。史那

杜爾突厥處羅。契苾何力。覆姓何力。其名也。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

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

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宗也。並領節度。不出閣。宰相則蕭嵩。牛仙客

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

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

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

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

節度重將。胡人。天下之勢。偏重。

唐文宗二十二年

李岫以滿
盈為懼

一少屢徙
床

圓唐興以
來邊帥皆
用忠厚名
臣不久任
不遂須不
兼統功名
者往往入
為宰相其
元以後何
其不爾耶

林甫杜邊
帥入相之
路

節度重將
胡人
天下之勢
偏重

勢偏重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明皇欲求一切之力林甫得以行其計以高力士為驃騎大將軍國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

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

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

夫亦不疾惡也上從容謂高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

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

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

天下事矣胡致堂曰力士雖曰恭謹然其罪亦大矣力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家

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已以取將相他日雖有大柄假人擁

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諱於大而諱於小

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

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諱也

綱賜安祿山鐵券書法過也綱以楊釗召判度支事釗楊貴妃之從

言辭敏給度支監名其官掌庫藏輸綱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

入交給之奉度其出入以充國用綱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為國天

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姊出入宮掖並承恩澤

至是封韓蕞奏三夫人與鉅鎬五家競尚奢侈勢傾天下

高力士不

以楊釗判

度支事

改會昌縣

曰昭應

賜鉞紫衣

金魚

下折衝府

木契銅魚

綱改會昌縣曰昭應

綱已丑八載春二月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紫

綱是時州縣殷富倉

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釗請令糶變為輕貨輸京師屢奏幣藏充物也

綱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綱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

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驩騎府兵日益隳壞

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入宿衛者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

問唐之宗
停折衝府
上下魚書
何如

中國無武
備
古人無事
而為有事
之防
府兵六宗
之善制
加聖祖及
諸帝戶號
謚

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
古入長有
其有

賜先兒錢

唐之宗
停折衝府
上下魚書
何如

隸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
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之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
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曠騎應募者又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
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
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發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古人編而獵狩寓兵於農所以當無事而
弛備不亦甚乎

綱六月加聖祖及諸帝戶號謚。國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高祖謚
曰神堯太宗曰文武高宗曰天皇中宗曰孝和睿宗曰玄宗貞帝曰大聖皇
帝后曰順聖皇后從山人李渾之言也

范祖禹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高宗不思古昔始改祖
宗舊謚益曾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
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
世以為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則天下

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為
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

綱唐寅九載二月以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國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
尚上命宦官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
之產發明古人不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過求侈靡至不能保其所
有綱曰特書而明皇專意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而自見矣故免
賜飯之

綱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
王自此始

綱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書法書賜名何譏
不踐其名也

財力既成具幄幄音亦四合象宮室曰幄平帳曰幄屋中坐上承
塵也音以繒為之又曰在上曰幄四旁悉周曰幄器血
充物其中充實也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

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襖襖保
襖保衣也

褰祿山令宮人以綵輿昇之以綵帛為輿子
昇者扛昇也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
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

賜先兒錢

唐之宗
停折衝府
上下魚書
何如

中國無武
備
古人無事
而為有事
之防
府兵六宗
之善制
加聖祖及
諸帝戶號
謚

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
古入長有
其有

賜先兒錢

唐之宗
停折衝府
上下魚書
何如

中國無武
備
古人無事
而為有事
之防
府兵六宗
之善制
加聖祖及
諸帝戶號
謚

一盤費中
人十家之
古入長有
其有

賜先兒錢

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華陽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甚也。

袁了凡曰。陰陽之和。不長一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阿祿山。九齡識其有反。相執不可不顧也。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設大金鷄。障施一大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則帝亦心知其必反矣。乃降其帝之尊。與連榻。又進其艷妻。與之陪枕席。挈天下勁兵健馬。悉畀之。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為厭哉。

綱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鑑**祿山既兼領三鎮。賞罰已出。日益驕恣。白以曩時不拜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萬歲後。代朕居汝。祿山曰。臣愚。鄙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見上春秋高。頗內惧。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

祿山兼三鎮。不知乃有諸君。祿山有輕中國之心。咸受當汗活衣。

之祿山忻。尚言無不盡。謂林甫為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即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因**林甫須用檢點之。語而慮得罪。以死。

胡致堂曰。祿山之驕。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助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袁了凡曰。李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其欲。揚國忠。又先李林甫意。而中所欲。故玄宗雅安林甫。相之至十九年。林甫又雅無忌國忠也。然卒之。賊玄宗者。莫林甫若。賊林甫者。莫國忠若。夫蠱有尾。無或犯之。而弗之覺也。○**子**。聽鼠哉。

綱壬辰十一月。載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為憲部。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伏誅。○**綱**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王鐸。陰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天子之相否。海川不對。鐸以他事杖。

王鐸之問。任海川不對。

殺之至是事覺逮錮賜自盡錐杖死於朝堂有司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備
錮者佐不敢窺其門獨採訪判官裴冕收其尸葬之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范華陽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已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已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

君子均天地之施聖王盡損已以益人

之臣鮮不稱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李林甫夜坐帳月堂

十一月李林甫卒○**繼**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

下之罰

迎之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如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按林甫每夜坐帳月堂有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比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

林甫養姦

發明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室之亂法當誅死綱目特書其卒者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

國忠以天下為己任

丁南湖曰唐史以姦臣立傳者僅十餘人姦而甚者惟一李林甫焉天

相持立傳為以示親親之道惟於林甫則不以為宗室而以為姦臣且

姦臣傳置於四夷傳之後者此亦逆諸四夷之遺意史氏之筆也

楊國忠注

綱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繼**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以天下為己任裁決幾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顧

在河南府登封縣北

指氣使莫不震陷指實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為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彥誦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彥誦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高山

楊國忠注

癸巳十二載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國忠欲收人望選人無問其賢不肖依資據闕注官帶淹

稱之

書法相給事中在座以尊其省審之權則專甚矣

以謀友非其實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削其棺楊國忠使人誣告與**發明**林甫之罪死矣故不書其罪

狡猾踰已故畏服之

綱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繼**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已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

唐六宗二十二卷

十一

國忠厚結

言禄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禄山不協欲厚結

丁南湖曰

哥舒翰救王忠嗣以報知已業應龍城以絕吐蕃茲有可取忠焉始為國忠所喜而節度河西繼為國忠所忌而出兵靈寶乃致縛於屬將降於禄山亦其素履之英雄不亦可悲矣乎雖然降於禄山而諸將是死有餘辜者也

劉迺遺書

綱以中書舍人宋昱知選事○目前進士劉迺遺書曰禹稷皋陶同居

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載行也采事也德之見于考績亦九載書三載考績三考黜

周孔不及

俾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庭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陳人二人焉

何暇論聖賢事

同僚詞觀其利口則不若曹吳曹夫漢文帝時人林尉對甚采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綱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禄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禄山必反且曰陛下

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禄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禄山國忠之

加安禄山左僕射

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於上不聽

綱加安禄山左僕射○自上欲加禄山同平章事已令大常張垆草制楊

北門學士

國忠曰禄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晉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

乃以禄山為僕射○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

始召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

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禁棋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

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垆皆翰林院供奉

中書出納王命之司

范華陽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勅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

問唐玄宗初置翰林

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

私人內相

胡致堂曰陸降多士皆當出於中書設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

雖流不入專處忠賢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

體矣王者無私而有私人相無不統而有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

安祿山歸 范陽 祿山疾驅 出關

綱三月安祿山歸范陽。方辭歸。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悉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初上令高力士饒祿山。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快快必知欲命為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增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州官。

發明 必謹書之者志其反逆之階也

綱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南留後李密擊南詔敗沒。南詔西南 夷國名

綱時密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華陽曰管子有言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君門遠于萬里。言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幾發于朝夕。蓋由置相之非其人也。可不成哉。

鑑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令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

力士對曰臣聞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華陽曰明皇之言未為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相如姚宋。將無貲百官失職。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綱八月關中大饑。上憂兩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兩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綱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上命立進。盡給符告身。按唐 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假謂之告身 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辭即所謂官誥也

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

將何如。蕃將代漢 將何如

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

賈循呂知晦楊知勣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

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

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心無異志朕自保之卿

等勿憂也事遂寤

朱沛國曰潛擬無涯之念每啓於權位之極洋魚不軌之謂多出於才

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

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謀不待揚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

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其姦謀畢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亂身

失國而不悔詩曰嗟其亡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歟

綱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獻馬三千匹每匹執鞭夫遣中使諭止之

綱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綱祿山由是決意

傳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

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

據及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救書悉召諸將示之曰有密旨令

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

所部十五萬眾友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倅聞范陽

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

祿山已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楊楊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

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

上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河陽

橋為守禦之備

書法祿山之反固其獸心亦帝寵之太甚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之

中即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請以蕃將代漢將則益可以悟矣

而又不悟速其獻馬然後稍悟不為之備焉則西南之行非不幸也
丁南湖曰高宗伐虜方三年克之蓋用兵之道貴乎持久而慎重也祿
淺謀迎合國忠之意而僥倖斷橋之
策宜乎武牢一敗而東京遂陷歟

李愬盧安
死節

為人當知
順逆

貴妃卿上
請命

帝遣京師時。祿山子慶宗尚宗女遂誅之。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名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愬御史中丞盧

奕之子死之。○鑑時祿山陷滎陽。常清所部兵皆曰徒未經訓練。屯武

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

于祿山。留守李愬謂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奕

許諾。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將清皆殺之。奕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

曰。凡為人當知順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登詔謚忠烈。

袁了凡曰。盧奕以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祿山陷東都。吏民亡散。奕遣

臨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哉。君子曰。人臣以身殉國。不必以家。雖遣其

妻。子可也。○制太子監國。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揚國忠大

○鑑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霖

兵防河津。西平陽府。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

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河北一道領。曾無一人義士。即及乎至。大

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

由是諸郡多應者。○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

林之奇曰。也。及王燭死。節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

城復為齊。有蓋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倡。則

聞風之人。孰不從之。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

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

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倡也。○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

中拔馬邑。○書法。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乎忠義者。必書子儀使何著

常山太守顏泉卿。常山今。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鑑時祿山至

中野顏真
卿為之倡

不識真卿
作何狀

能如是

光弼心乎
忠義

顏泉卿起
兵討賊

途中指衣
何爲有此

河北諸郡
響應

馬燧說賈
循

幕城縣名今屬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續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果卿至途書指其衣謂續謙曰何爲看此續謙悟其意乃陰與果卿謀起兵討祿山會從弟直卿遣人潛告果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勢果卿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滄陽汲鄴六郡而已盧龍今改爲永平府密雲今改爲密雲縣屬順天府漁陽今改爲順天府汲今改爲衛輝府禹河南道鄴今改爲彰德府屬河南道果卿又密使人入滎陽招賈循刺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客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召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恐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爲之備兵亦稍集

綱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正月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

書法善楷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與角逐之時異矣

綱以李隨爲河南節度使許遠爲睢陽太守

書法和改刺史爲太守者五惟許遠以功進來填以選其其餘無非敗出者若遠者可謂無負矣

綱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果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鑑時果卿起

兵纔八日守備未竟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于王承業

承業欲竊其功果卿使子泉明獻李欽奏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張通幽敎承業留泉明更表目以爲功別遣使獻之利於

城陷遂擁兵不救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果卿及袁續謙等送

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

于汝而反耶果卿瞋目張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營州新胡天子擢汝

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

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爲反也臊羯狗虜腥也羯

以許遠爲
睢陽太守
許遠可謂
無負

吳卿罵賊而死

頭氏死者三十餘人

由茶楊塵

夫不使得忠義之報

車轉航沈

吳卿非履

謙山

子儀為光

以李光弼

度使

李光弼克

張巡起兵

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優謙等縛于中橋之柱而尚之尚別肉至吳卿

優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於是諸郡復陷秦考按唐書忠義傳玄宗擢吳卿

胡致堂曰吳卿拒賊河北皆應會未十日反敗於賊是向也明皇保姦

尹起莘曰吳卿死節忠義顯著書之且矣然袁曠謙亦同罵賊而死何

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

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

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九門邑名今入藁城縣屬真定府時常山九縣七附官

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南陽人

先是譙郡太守譙郡今亳縣名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張巡為長史西迎賊

巡至真源帥吏民哭于玄元皇帝廟唐封老子為玄元皇帝起兵討賊吏民樂從

數千人巡至雍丘今河南杞縣令狐潮引賊精兵攻之潮初為雍丘令舉縣附

上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辟易驚却貌謂開賊遂退明日復進

蟻附攻城巡束藁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積六十

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累瘡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范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中原

起兵郭子儀李愬盧奕將清死其官守賈賈以一時討賊張巡以縣令

之而不引也其後興復書室卒賴於忠賢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荷得其人則何亂之有

細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

細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國先是清河客李萼率二

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

河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士卒

李萼為郡人之師

河北特公為長城

唐室卒賴忠賢

李萼為郡人之師

河北特公為長城

唐室卒賴忠賢

李萼為郡人之師

河北特公為長城

唐室卒賴忠賢

李萼為郡人之師

清河觀大

督分義

真卿許李

李等為書

交直卿

真卿處詣

其館

問李等之

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對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等平少輕慮謂輕易也左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勢就館復為書說直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眾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對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崞首郭崞山之日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二里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引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此至于幽陵地名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名縣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

真卿克魏郡

真卿以書召進明

真卿不以

真卿不以為嫌

明堂色之

功

直卿微常

山之改

二公過猶

不及

真卿忠義

奮發

真卿功烈

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博平名兵五千入軍於魏邑名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雷聲大振按李等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此明皇所以卒至播遷也同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

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直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

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救加進明河北招討

使進明攻信都郡久不克泰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范華陽曰真卿先進明起兵又為河北探訪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

又甚矣真卿為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果卿送

君正應留此相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果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焉賊

沮矣果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已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治之策

不說治比

直御遣子

子儀光輝

郭李嘉山

軍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以劉正臣為平盧節度使○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踰海與顏真

卿相盟請取范陽以自效真卿遣判官以衣糧助之真卿時惟一子頰亦

十餘歲使詣客奴為質朝廷聞之以客奴鎮平盧賜名正臣頰名才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嘉山在真定府城西四十里復河

北十餘郡○繼時子儀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至

恒陽恒陽今改為曲陽縣屬真定府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

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

戰戰于嘉山大破之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靈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

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踞再絕賊將士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

懼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國會有告賊將崔乾

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陝洛二州

道翰奏祿山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

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國忠疑翰謀已言于上請翰逗留將失

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促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

祐之軍于靈寶西原靈寶唐縣名天寶初得符寶於古函關因翰大敗諸

軍皆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歸仁執

翰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

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

范華陽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

足以為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已動為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

則為之目以為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

利於已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

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如此安得不使覆乎

綱帝出奔蜀○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

明皇以天

下寄之一

安祿山克

童蜀

可舒翰靈

宅敗續

國忠使司

得出兵

楊國忠首

唱幸蜀之

了凡綱卷五甫

唐玄宗二十二年

幸蜀之策蜀郡上然之征聞者皆莫之信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姊妹

皇子如主皇孫及宦官宮人出延秋門皆委之而去至咸陽日向中上

猶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于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

掬食之須臾而盡書法云書出

丁卯朔日所謂幸蜀者舊史之文也曰幸則昏淫之君無以為播遷之

之奔則凡人至自好者視之可不寒心乎

范華陽曰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台

旦失國出奔不四千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繼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

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

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為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在

廷之臣以言為諱是以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

郭從謹言 先王務延 訪忠良以 廣聰明 宋璟為相 數進直言 天下賴以 安平自頃 以來在 廷之臣以 言為諱

矣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以得觀陛下之面

而訴之乎上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綱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馬嵬地名在 西縣

正西三十五里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會此蕃

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

謀反追殺之并殺韓國上杖履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

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

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

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

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號國夫人

胡致實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

相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

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

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教則毒又偏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
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一人三失怨豈在明唐當
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
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使陳韋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
迫於不得已耳
○陳玄禮常謂

丁南湖曰國忠貴妃之死皆陳玄禮之功也而杜甫北征詩云不聞夏
其詩又曰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則玄禮
之功昭著矣○南字子美

朝臣推尊
見素一人

父老避道
請留

綱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歸上將發馬嵬朝臣惟見素一人父老避
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
東破賊取長安君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為之主須與聚至
數千人太子不可弟泣跋馬欲西跋回建寧王與李輔國執韉
勒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
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
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

三王與輔
國勸留

者乎廣平王傲亦勸太子留侯傲皆太子之子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
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偵丑正之反問也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
及飛龍旆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
諭太子曰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宣
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分祿以備
資糧

綱帝至扶風○目士卒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
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老耄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
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今聽卿等各還家
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
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眾
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言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綱太子至平涼○目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寧王倓曰殿下昔嘗為朔

裴冕衣冠名族裴冕必無異心

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啟略識其姓名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異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張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鑑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救

王皇孫

數十人王皇孫與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垧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既入長安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劉正臣

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國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留王侁守常山劉正臣將襲范陽未至史思明擊敗之書法不克矣何以書子義也正臣殺賊偽帥以平盧歸國正也于是又將襲破范陽可謂能忠於君國矣

房瑄

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垧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還留不進觀其意以有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以房瑄為相

太子即位

綱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綱時朔方留後留守也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殿下今理兵靈武靈武漢朔方郡今夏州是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不足屠也太子至

裴冕

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中有表記之也請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歸所以崎嶇從殿下遠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離散不可復集願殿下勉狗眾心為社稷計

馬嵬之命

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

改元至德

發明 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見肅宗之意固自

本紀贊曰 肅宗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于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

平其亂可以監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

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

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性習之相遠也至此可不惜哉

范華陽曰 肅宗以天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無教化下無廉耻古之

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

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胡致堂曰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

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此移之則其心有以爾唐高祖睿玄之

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

非後世之大鑒歟

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

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看李勉朝廷始尊恭考

按唐書李勉位將相所得俸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

藏其在朝廷勉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士有始終

丁南湖曰 李勉之正直李林甫之諛佞皆唐宗室也玄宗昔日但知有

也予親勉之懿行居多其尤可重者不謂李輔國不媚魚朝恩不避忌

也予親勉之懿行居多其尤可重者不謂李輔國不媚魚朝恩不避忌

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書法

以太子何讓讓也馬鬼之幾前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

李泌固辭 左相之命 監對榻 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隱居穎陽

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懸纒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

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

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賓友貴於宰相

宰相

九河監甫

唐玄宗二十二年

鄧侯力辭
相位
李必重輔
弼而輕賓

段秀實讓
嗣業
特進常自
謂大丈夫

李栖筠以
忠義勵兵

張巡負令
孤軀

今日忠義
何在

書法

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曷為不書召必非可召而至者也此乃綱目之特筆也

胡致堂曰

鄧侯帝之故人之力辭相位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非從游遠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必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總聚明髦也非音貫

綱河西安西皆遣兵詣行在○皇上命隴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

赴行在嗣業與節度梁宰謀且緩師以觀變綏德府折衝官名段秀實讓

嗣業曰豈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進業也嘗自謂大丈夫

今日視之乃兒女子耳嗣業大慚曰宰發兵以秀實自副將之詣行在

上又徵兵於安西行軍司馬李栖筠發兵七千勵以忠義而遣之

繼上皇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十三百人而已○潮與巡有舊于城下相勞苦如平生

綱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

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

廷聲聞不通潮聞朝廷已垂嶺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

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

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

蒿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其意人得矢數十萬

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逐追

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

弩射之城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問之乃大驚遣謂巡曰向見

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

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

出

綱胡致堂曰人倫天道同條其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乃以真卿為工

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

以蠟丸達

表靈武

張巡才識

可相

疑唐以顏

真卿為工

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

胡致堂曰

此則巡之才豈特能馭軍守城而已乎殆可以為相也

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

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乃以真卿為工

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

五二

狗國之心
益堅

人有復興
之望

太宗欲復
古制

太宗賞功
以官

以官賞功
有二害何

如
賈功臣

外夷請助
討賊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於諸郡又遣人頒

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狗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郡留守並同平章事

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與復之望矣

上謂李必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

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割其方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首以

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合計吳若疏疏分爵士以賞功臣則雖大

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割哉上曰善

綱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發明玄宗雖以失道奔靈武祖宗德澤在人未戡故外夷

第五琦理
用兵財賦
為急

綱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蓋晉蘭進明遣叅軍五琦入蜀奏事

琦言於上皇以為方今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之假臣一職

可使軍無之用上皇悅以為租庸使

丁南湖曰玄宗昔日寵用韋堅揚慎矜等經營財利以滋後心而致入

五琦而復與財利不猶虎噬將死而又行搏虎者哉雖不加民

賦而國用以饒則其救時之功不可以草登等例論也

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天子即位及上尊號皆上下冊寶

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命韋見素房瓊奉傳國

寶王冊詣靈武傳位按史略時開元掌制若賈魯子賈至當讓冊帝曰昔

出卿家父子發明按蕭宗以七月即位于靈武至八月玄宗命韋見素等

請俟命下而後即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胡

為欲速見小利而陷於不忠不孝之罪哉

丁南湖曰按綱目分注曰靈武使者至蜀而不言肅宗遣使奏知即位

奉冊寶如靈武是玄宗君父之道兩失而不知有君父也大書曰上皇遣使

位如何

國室玉冊

請聖表傳

見玄宗命

問玄宗命

出卿家了

兩朝盛典

晉書德天

三如靈武

遺使奉冊

位如何

綱目卷之二十一 綱目初上皇每哺宴先設太常雅樂坐

部立部明皇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繼以鼓吹吹去聲北狄馬上之

吹亦軍中樂馬上奏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散上聲明皇為平王有散

之故唐以隸鼓吹部胡樂教坊府縣散樂雜戲散上聲明皇為平王有散

預謀者及即位命寧王王潘邸樂以抗太常分兩部以又以山車陸船載

樂器往來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明皇時西河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

之既克長安命搜補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舞馬犀象詣洛陽

司馬公曰聖人以道德為麗仁義為樂故雖茅茨土階惡衣菲食不耻

彈且曰之玩窮聲伎之自謂帝王富貴皆不如我欲使前莫能及後無

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為大盜之招也

盛奏眾樂梨園子弟往往

歎歎泣下歎歎傷賊皆露其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

香裳羽衣
舞馬御五

聖人以道
德為麗
聖人以仁
義為樂
凝碧池盛
奏眾樂
雷海清御
樂器於地

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

丁南湖曰士人之忠義不足為奇最奇者惟安金藏雷海清皆以樂工

史忠義列傳錄金藏而失錄海清子為史之闕文多感云

綱目祿山聞虜者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

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

益思唐室自上離馬嵬北行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長安民曰

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

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以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

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鄜坊二州名具至于岐隴岐隴二州名皆附之至

是西門之外率為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在陝西北不過雲陽

今西不過武功縣名屬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之靈武者皆自襄陽取上

功薛景仙之津縣名屬路抵扶風今鳳陽道踞無獲皆薛景仙之功也時景仙為陳倉

太子大軍
京畿豪傑
逆應官軍
薛景仙之
功

了... 丁南湖曰... 綱目...

扶風而

建寧元帥
才
豈可使廣
平為吳泰
伯
衆心所屬
在元帥
衣黃衣白
衣白山人
表此以絕
群疑
服此豈無
名稱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寧主俊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俊。聞之，謝泌曰：此固俊之心也。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懷中勅以泌為侍謀軍國大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屈，以濟艱難耳。侯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綱遣使徵兵回紇
後回紇遣首羅
賈華賤夷春秋之法
蕭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
綱目則書徵兵回

蕭宗急於討賊

綱帝如彭原
解舍隘陝上與張良姊博
良姊性巧慧能得
太子聲聞
于外
刺乾樹雞
為子

此痛心嘗
膾之時
蕭宗以位
為樂
至策至有
成都
事至冊如
定有禮

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進
乃潛令刺乾樹雞為子
樹雞即木耳樹行則
不響
范華陽曰
明皇播遷于蜀
蕭宗越在草莽
宗廟焚毀
社稷丘墟
此痛心
蕭宗之志不及遠矣
享國不永此其兆也
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博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綱寶冊至自成都
目章見素等奉上寶冊
上不肯受曰
比以中原未靖
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為傳襲
群臣固請上不許
宜於別殿朝文事之如
定省之禮

綱上素聞房瑄名
虛心待之
瑄見上言時事
辭情慷慨
上為之改容
由是

胡致堂曰
置壘別殿事之如定省者
虛文也
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又
欲建太子猶曰不敢傳襲
吾誰欺欺天乎

軍國事多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專決於胸臆群帥拱手

瑄以天下為己任

上言賜張良姊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姊不宜

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

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迎上皇還長安是以

喜極而悲耳上欲以良姊正位中官泌諫止之良姊由是怨泌及倓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德李林甫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發明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宰又特書予之

冬十月初日食既書法食既大變也帝於是時輒取天物而又內寵良

胡致堂曰肅宗始初清明未有大過而窮見於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

之辯肅宗乘危取位愛張良姊任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

則三者皆失之矣是以功業不遂而禍亂繼作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

借乎使其克謹天戒以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綱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目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并江漢而

上至洋川令漢中王瑒陸運至扶風以助軍上從之琦作權鹽法國用以

饒地任○鑑瑄喜賓客

綱以房瑄為招討節度尋使與賊戰于陳濤斜地任○鑑瑄喜賓客

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詣

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謂中原散亂也

今房瑄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輩置至衍之比也上

由是疏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以戎務委李楫劉秩二

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之陳濤斜瑄效古法用車

戰以牛車二千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

四萬餘人存者四千而已

范華陽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是

不知其臣也瑄以諛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

才而無實

房瑄有高尚

志而無實

房瑄效古

法用兵何

如

房瑄請自

將復兩京

房瑄真主

行之比

進明論房

瑄

作推蓋法

今五詩請

作推蓋法

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求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國興方舉千鈞性復明

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

富貴乎與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刺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

試請言之與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群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請闕

途疑生人大丈夫不能翦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

富貴耶譬如燕巢于幕豈能久安何如乘暇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

亦美乎思明怒銘殺之罵不絕口

綱永王璿反上皇遣淮南節度使高適等討之

初上皇命諸子分總節制

有江表後李成式討璿璿敗死

綱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顧堅殺之

綱上問李必今疆敵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

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

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

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擊其西

將也願救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

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疲於奔命必成擒矣上

悅

綱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必建寧王倓謂必曰先生舉倓於

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必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必

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唐朝總論

顧迴瀾曰隋失其鹿群推蜂駭分山裂河皆為戰場

李世民謂淵曰晉

李淵以世民為子提一旅之羸師

李翽幽懷賦云當高祖之初起今提

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眾今竟掃

論高祖

此非人子所言

寇而奮跡太原使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子嬰於咸陽噎商辛於
 牧野則義聲之先路火烈烈而風發發賦孰能膺之乃淫汚宮掖設詐
 罔眾淵許為救書發太原河西臣附突厥以為掩耳盜鈴之計雖能進
 克長安除隋苛禁而舉動之不中禮者多矣君子謂唐室初政無足觀
 者蓋以其詭正並用駁而不懿也斷云節目繁多詭正並用然電擊強
 妖鋒無前對帝九錫文圍折撫音隻而仁果降攻洛陽而世充縛據武
 牢而建德俘戰并州而武周定破山東而黑闥平伐江陵而蕭銑戮奮
 夷險芟荒之略莊固宿戲酒掃收白旄黃鉞之功白居易七德舞云白
戮實四而六年之間化家為國成功何速也開國之初定律令建學校
海清莫先師擢直諫孫伏伽李制租庸調法錄隋氏子孫皆足以興起人
 無愧於興王之業享國長久豈無自然而然哉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
 首建大謀佐父削平海內尺土寸基皆其功也不為兄弟所容不得已

而有六月四日之事武明之變世民即立所行如日方升纖翳不
 謙官入閣京官宿內惟勤惟儉以總萬機山東早則行賑恤關中饑則
 赦天下畿內蝗則出宮女而恤民至矣置弘文之館聘隱莫之禮而文
 教振矣錄刺史之名慎縣令之選申用人如器之論而舉措密矣讀明
 堂圖禁笞囚背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出入之規刑法志津失入減
 而刑獄平矣收瘞暴骸葬隋戰士遣使詣高麗而澤及枯骨矣霽威從
 魏徵諫疏比草絃飛曰答劉洎而納諫容言之美德昭矣他如不受康
 國之附不邀功也罷鄭氏充華之使速改過也毀巢縱鵠抑符瑞也剪
 鬚和藥念功臣也鑿泰而止營繕恐侈泰也治安而反自懼防逸豫也
 帝範以賜太子端義方也賜絹以愧賊吏厲廉恥也黜萬紀之利賤貨
 殖也對比于之墓錄忠賢也諄死中而吞蠱重稼穡也勅詔勅未便者
 執奏示無我也建府立衛蕭綱振紀肇造區夏其功大弘濟蒼生其益

多是以在朝踴躍在野熙熙賦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剪髮鬻首又身
 裸袒之國王褒請莫不梯山航海交臂屈膝梁元帝職嗚嗚然尚風慕
 義願為臣妾喻巴蜀檄而胡越一家窮髮為編戶矣讀世南聖德之論
 觀師古王會之圖想呂才慶善之樂閱貞觀政要之書善政學曠業一
 時之史籍治道之盛三代以還未有也議者曰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
 祖劉文靜謂世民此非常人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豈虛語哉惜其
 賈父臣虜避暑九成非孝也喋血禁門推刃同氣非弟也亂弟之婦與
 之生子元吉妃楊氏上寵非配也故君子謂其三綱不正有夷狄之風
 蓋以此也且欲殺田舍翁停婚卜碑而君臣之義以絕太子勿為限制
 以兆承乾之逆而社稷之本幾播處突厥於內地布列朝廷而內外之
 防以遺奮劔於洛陽之獵逞雄心於一獸枝瘡於遼東之師挫威聲於
 小醜而神武之略以墮十漸不終之太宗非復貞觀以初之政績而君

子為之三致慨矣高宗以懦弱之資賴勇氏得續不其首引刺史入
 閣問民疾苦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察道裕希旨而自咎觀胡人進戲
 而自戒上曰朕聞胡人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胡天心求
 諫尊禮大臣故求徽之政有貞觀之風通鑑奈何溺愛於長髮尼太宗才
 為尼帝納之而忘父子聚麀之耻禮記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武媚初太
 武氏號武媚入宮雨越月而大水繼作女寵之戒昭昭矣乃廢皇后王立昭
 儀武氏以改垂簾二聖而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凍籠笑刀之李梅用北
 門之學武氏以改垂簾二聖而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燦凍籠笑刀之李梅用北
 等則亦寄生焉且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知子莫若父信哉中宗欲
 以天下與玄貞而天后廢徙於房州后以虺蜴之心豺狼之性賂賈王
 文曰加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一旦太阿在手運動四海呼吸霜露女可殺初武氏生
 之以誣子可殺王后兄可殺恒良皇后可斷其手足武氏斷去王后淑

論武后... 卷二十一

曰今二而何有於李氏哉於是瓜摘黃臺賢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

再摘使瓜稀一摘酒肉視諸李徐唐禹籍而李氏危若朝露開告密門撰羅

織經周興來臣後元索禮之徒助惡於下而一時無辜者皆泥耳龍頭枷研

楔較摺鷹爪懸髮董耳以求賒死周矩上疏曰推劫之吏皆相矜以

懸髮董耳人非木石苟甚者改旂幟易服色立七廟而文皇帝櫛風沐

雨之天下毫轉而為周自李敬業之師終蹙琅瑯王之舉無功初琅瑯

不克而死孰有出一戈匹馬以與義者噫武嬰乎以女統男當時公侯

卿相無不以男而事女補闕車載拾遺斗量眯目之聖神太后擢用存

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使侍御史盧炳燔蒼等又公詩曰滔毒

益脫校書郎胡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盧炳燔蒼等藏宸極盧炳燔

蒼而房州之帝子久不見天日矣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是時

諸武分王而二十餘孫無寸蘇安恒曰諸武皆得分王而陛下二十

張昌宗易之二小兒為亂階此二小兒終為亂階向非狄仁傑張柬之取

日之功鸚鵡折翼之憂則盧陵何有反正之期乎○中宗橫惟酷廢可

謂切骨之戒而即位之初即與婦人共政桓彥範曰自古帝王未有與

也而北雞復鳴用事祿產再振帝方點宮中之雙陸信妖女之撓權制

平安樂公元各竄殺五五敬暉極彰範擢用方士崇獎僧道請諸公行

三思結籠而五狗株連同利用冉祖雍李浚宋之遜姚封亂飛長寧

公主等依勢用事降墨勅除之為三思耳日人謂之五狗株連及

官糾封付中書謂之斜封官而三無坐處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

官也觀宮女拔河拔音跋觀燈市里御梨園幸隆慶池以快淫佚甚至

比昵群小以作和事天子崔琬彈宗楚客帝命結為兄弟觀袁楚客責

魏元忠十罪之書則帝之下愚不移為何如哉積惡之極僅止毒身後

之幸之幸矣隆基起兵以誅羣宦而社稷宗廟賴以不墜於地相王

宗恬淡寡欲黃屋非心因子隆之功以御少帝帝之座太平公主謂董

歸相王此非兒是時太平燒政而帝惟一妹太平是聽向非早傳儲位其

座遂提下之

論唐宗

論唐宗

論唐宗

論唐宗

論唐宗

不啟中宗之變者幾希。玄宗基隆紹統是謂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

紀定官制法曾尼黜酷吏周利貞等行鄉飲酒禮罷貢外檢校官禁女

樂而黜宮嬪敘友于而敦骨肉舊唐書芟麥於苑中躬耕於興慶焚珠玉

錦繡於殿前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子孫禁錮來俊臣等子孫抑祥瑞之奏復

臺諫對仗奏事之儀姚崇宋張嘉貞韓休諸相皆抽肝擢膽以佐昇

平而帝亦委心任之皇瘦貌以肥天下二十餘年之間政如冰霜論物理

奸宄消亡過譽者少故淳風美化盈塞區宇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而號稱至治焉然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而逸忘萌寵任宦官門施祭

戟而奄人用責方士張果果自言有神仙術上迎聞空中神語而左道

得倚口蜜腹劍之李林甫成羅鉗吉網之酷寵阿罕山安祿山赤心之兒

卷之壽王妃楊太真帝納為貴妃李太寵阿罕山赤心之兒

崇楊右相楊國忠太山之勢啟楊五家奢競之風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

衣以相別五家各隊

錦立仗之馬有斥而言諾塞矣觀左藏充溢而賞賜濫矣以姚思義

為檢校進食使而嗜慾靡矣一日殺三子宰相以刑措賞而恩威

倒矣停折衝上下魚書而武備弛矣蕃將代漢諸道節度用胡人而精

兵咸戍於北邊矣邊功不息南詔畏師而元元罹鋒鏑之毒凡亡國

敗家之事靡一不舉是開元之時一玄宗也天寶之時又一玄宗也勵

精於前急荒於後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帝之謂矣胡雛以百戰驍

勇乘銳焱起山反於漁陽匪旬驚動衝天羯羗起匪旬擊動衝天羯羗

值中國玩弛之後而闕剪我王室傾覆我國家凌劉我邊陲水流赤

血白骨相撐大白歌天津流水波赤而大河以此無堅城文丞相詩一

鼓大河以馬鬼之際愛妻不保五十年太平天子高力士叱衛士曰立

北無堅城馬鬼之際愛妻不保五十年太平天子高力士叱衛士曰立

十年太平天子親犯霧露崎嶇於劍門道上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悲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悼小說太真外傳帝出幸謂張野狐曰此去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

肅宗克取
舊物

光弼軍令
嚴整

張巡許遠
合兵

李泌請如
前策

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胡致堂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

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史思明等寇太原李光弼擊破之光弼軍令嚴整雖寇所不至

賊將尹子奇唐書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時安慶**

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遠兵合賊悉眾逼城巡

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眾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

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脩戰

具居中應接而已戰固善書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旬日離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

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

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胡致堂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

大計未就復念晨昏寧棄遠獻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

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承耶

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監先是安祿山得西京珍貨悉輸范陽思**

明擁疆兵據富資益驕橫○**寢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書法○**賊為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必策**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監上皇思九齡先見**

丹敗績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且為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

有逆相宜即事誅之玄宗不德厚恤其家書法○**豐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

屬廣東九齡家在曲江厚恤其家書法○**豐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

江故於此致祭焉○**厚恤其家書法**○**豐惜之也曷為惜之惜其晚也故樊**

敗而後祭陳竇○**漢靈帝**○**遼水敗而後祀魏徵**

○**唐太宗**○**祿山反而後祭九齡**○**皆事後之思也**

尹遂昌曰無庸東之禍則子胥之諫不驗無肥水之敗則王猛之言不

智士為國遠慮而人主常患於忽其言而不用至於禍敗已形則回思

賢之先見

天欲顯忠

為國遠慮

忠臣智士

後之思

山君皆事

遺中使祭

張九齡

九齡先見

利之過

四人所見

不約而同

肅宗不用

三人之謀

事有大小

緩急之序

不可言智

知而逆施

之

大計未就

復念晨昏

寧棄遠獻

而不用則

欲速見小

利之過也

然此計

非獨李泌

言之顏杲

卿郭子儀

李光弼四

人所見蓋

不約而同

也承耶

既不幸敗

死而肅宗

復不能用

三人之謀

惜哉

安慶緒使

史思明守

范陽

監先是安

祿山得西

京珍貨悉

輸范陽思

明擁疆兵

據富資益

驕橫

寢不用慶

緒之命慶

緒不能制

書法

賊為署官

多矣不書

書守范陽

何恨必策

上皇遣中

使祭始興

文獻公張

九齡

監上皇思

九齡先見

丹敗績九

齡曰祿山

狼子野心

且為之流

涕遣中使

至曲江祭

之

有逆相宜

即事誅之

玄宗不德

厚恤其家

書法

豐惜之也

曷為惜之

惜其晚也

故樊

屬廣東九

齡家在曲

江故於此

致祭焉

厚恤其家

書法

豐惜之也

曷為惜之

惜其晚也

故樊

敗而後祭

陳竇

漢靈帝

遼水敗而

後祀魏徵

唐太宗

祿山反而

後祭九齡

皆事後之

思也

尹遂昌曰

無庸東之

禍則子胥

之諫不驗

無肥水之

敗則王猛

之言不

智士為國

遠慮而人

主常患於

忽其言而

不用至於

禍敗已形

則回思

賢之先見

天欲顯忠

為國遠慮

忠臣智士

後之思

山君皆事

遺中使祭

張九齡

九齡先見

利之過

四人所見

不約而同

肅宗不用

三人之謀

事有大小

緩急之序

不可言智

知而逆施

之

大計未就

復念晨昏

寧棄遠獻

而不用則

欲速見小

利之過也

然此計

非獨李泌

言之顏杲

卿郭子儀

李光弼四

玄宗思其
一不忠其
二不忠其
三不忠其
玄宗未為
盡知九齡
念諸君以
此痛心

刻為為矢

諸將皆
其名告身

綱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有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勸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乃刻蒿為矢刻以冉反銳利中者喜謂之也蒿呼高反巡矢盡走曰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綱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于清渠敗績清渠堡在陝西華昌縣東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者不具寫名姓從其臨事自注名也聽臨事注名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總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

此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華陽曰

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綱房瑄罷以張鎬同平章事○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職事為意日與劉秩李暉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御史劾之罷為太子少師以鎬同平章事上常使僧數百人為道場於內鎬諫曰帝王當脩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綱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炆奔襄陽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炆拒其衝要南夏得全

綱貶郭子儀為左僕射子儀敗績亦可謂賢矣

綱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睢陽為賊所圍城中食盡可虞張巡乃令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時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大夫坐擁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不忠其

帝王當脩德以弭亂

兩夏賴炆以得全

進明不救霽雲使食不下咽

九國血甫

唐肅宗二十三年

上

要靈指
示信

進明可謂
不思
房瑄制取
進明何如

疆兵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為乎按唐書靈雲見進明進
明曰雖陽存亡已矣
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為泣下初房瑄為相惡進明以為河南節
度使而以許叔冀為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
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龔也

胡致堂曰

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
不立豈不辱乎房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發退之以為才
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取人難乎功業之遂矣

袁了凡曰

房瑄為相怨河南師賀蘭進明則用懼叔冀見罷而不救李
逢吉為相思中丞李紳則用紳所輕之韓愈為京兆尹屈紳臺參以激
怒之故紳愈交許而並去其官宰相進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公而以
已私怒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為國忠於人之本朝者聞兩虎於莽岡填
已於平地躡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其伎險
可罪

綱蔡希德寇上黨執節度使程千里○國賊屢攻上黨常為千里所敗蔡

寧失帥不
可失城

事之濟否
在此行

願至東京
乃如約

希德復引兵圍之千里帥百騎開門突出欲擒之會救至退還橋壞墜動
中為希德所擒仰謂從騎曰吾不幸至此天也歸語諸將善為守備寧失
帥不可失城希德攻城竟不克送千里於洛陽囚之

綱九月廣平王俶叔倡郭子儀收復西京○國時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

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紇懷仁可

汗遣其子葉護等回紇俗號太子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府屬陝西

廣平王俶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恩等與賊戰于

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明日賊將吳守忠皆已遁矣

大軍入西京長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庶歸唐

金帛女子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

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

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殿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

廣平王真
華夷之主

遣使請上
皇不京師

李泌請更
為群臣賀
表

李泌五不
留

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之東軍民胡虜見叔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
夷之主上聞之喜曰朕不及也椒整衆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悲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
宮復脩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為之
奈何泌曰今請更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
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
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
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
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
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陛
下曷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
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為小人所

先生言是

李泌論黃
墓瓜肆

真無再摘

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邪對曰若有
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寃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
為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為忠益相親善陛
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
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
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
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
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
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
平王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
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
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力也

新侯不事
肅宗
勳賞有由
事
鄭侯得
出
處進退之
義

胡致堂曰

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於山林冀君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必反覆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耶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鄭侯亦可謂得處進退之義者也

高啓曰

唐太宗賢也而承乾不能全其生玄宗明也而子瑛不克盡其之功哉一李泌而已耳當是時俊有功也而李輔國嫉之誦無過也而張延賞構之二子蓋岌岌矣賴必居其間左右弥縫上下惟恐累數千言皆出於至誠割切悽惋惻惻恒有足以感人者故危疑之跡廓然而消渙然而水釋既悔且悟而不覺其泣下也迺知天性之良有終非小人之所能掩者特患無君子以發之耳苟皆得泌則天下豈有相弑殺之禍哉

羅雀掘鼠
羅雀掘鼠

綱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鑑時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嗣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

張巡守睢
陽
張巡許遠
死節

力竭美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厲也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巡死年四十九生致討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授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每戰巡立於戰所為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眾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鎰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鎰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參考按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巡遠霽雲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忠廟

巡遠不可
以先君
巡遠列夫
夫問張巡
遠即義何
如天以完
付二人

廣平王子
儀收復東
京

肅宗不為
遠謀

李泌歸衡
山不足於
中

在波助閣

發明 尹起莘曰巡遠均為死節之臣固不可以先後而異其觀也

替白 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庸抗方張不制之虜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不得搏食東南牽掣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乃死

如遠後死不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

劉廬陵 曰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遠之死節雖明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

綱 廣平王儀郭子儀等收復東京按唐書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 ○**目**

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龍其背

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賊大

敗慶緒帥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

遠死於偃師名廣平王儀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儀患之爰老

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觀收二京回紇之力為多然綱目止書廣平王及子儀而不書

范華陽 曰肅宗欲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

以求援肅宗尤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

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袁了凡 曰殺軍容是也以夷狄驅夷狄必禍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

和女直戚契丹是也

李泌歸衡山 曰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

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

發明 肅宗復兩京還請還山泌必有不足於中者大肅宗寵張良姊任

帝發鳳翔遣韋見妻奉迎上皇泌必有不足於中者大肅宗寵張良姊任

胡致堂 曰嚴莊既同祿山叛居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

而助勸歎者乎既受其降又官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

綱 陳雷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心圖益甫

七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不絕

舞躍呼萬歲上入居大明宮勞叔與子儀曰吾之家國由卿再造

以甄濟為秘書郎源明知制誥初汲郡甄濟有操行安祿山為

採訪使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昇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

封刃召之濟引首待刃希德以實病白祿山乃免後慶緒亦使疆昇至洛

陽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請軍門上謁叔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

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源明亦稱病不受祿山官上擢為考功郎中

發明祿山之亂甄濟守節不污當其引首待刃之時寧預知不死以俟

之所為固士君子之所當為也

袁了凡曰魏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獲崇送還

于禁降伏狀禁見慚悲發病死唐克復東西京以布衣甄濟不受為賊

詔館於三司令百官受賊爵者皆脫巾徒跣列拜以愧其心甄別若此

慙恚以死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綱十二月上皇還西京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胡致堂曰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

其端於是露刃而劫遷者與慶之不獲矣

鑑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表

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立廣平叔為楚王

綱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綱追贈死節之士李愬盧奕顏泉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

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張巡以守睢

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為之作傳表上之曰巡以寡擊

眾以弱制疆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其功大矣且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

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及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

擬唐以郭子儀為司徒李光弼為司空謝表

李翰為張巡作傳

正亂代始宗

食人之計

食人之計。捐數百人。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况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綱以良姊張氏為淑妃。書法始也。

綱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綱安慶緒忌思明之疆欲圖之。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

保定府深州今屬直隸府德州今屬濟南府。雖相州未下。彰德府河北率為唐有矣。

綱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綱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瑄等十八人。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欲免張均張杲死。

上皇不可。上叩頭流涕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若不能活。均均死。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為汝長流。嶺南均為賊毀吾家。事決不可活。上泣而從命。

胡致堂曰。張說父子於太子。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之慈也。今肅宗以生全之恩。專歸說均。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

天理物古之明。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也。為肅宗者。正均均之罪。而為說置後。其庶幾乎。

綱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以李輔國兼大僕射。輔國依附張淑。

綱大赦改元。綱盡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綱三月徙楚王俶為成王。綱立淑妃張氏為皇后。

綱立成王俶為皇太子。更名豫。綱上謂知制誥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

朕欲立為太子。卿意如何。揆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綱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綱史思明反。殺范陽刺史烏承恩。綱張錫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位。并

疆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人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以威權。至

是李光弼以思明終當敗亂。陰使圖之。思明遂殺承恩而叛。惠按肅宗既以

爵命。乃以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以致謀世。遂殺承恩。既失

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權之心。豈不難哉。

丁南湖曰。肅宗不聽張九齡而寵安祿山。此覆轍之至戒也。肅宗又不聽張錫而寵史思明。父子拒賢。信姦。何其一念之相傳耶。

綱監甫

唐肅宗二十三年

丁

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綱八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炆等七

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

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書法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

也綱目等光弼于諸節度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范華陽曰師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

下之衆也且慶緒窮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

綱十月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監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

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

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

即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郭李不世出之將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溫公曰

夫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入柄存乎已也苟或捨之則彼

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

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

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

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

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

有小違犯威服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皆

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貽謀之遠哉

綱己亥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綱二月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

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

事遂寤發明書之著張后亂政之禍且以表其不終之兆也

袁了凡曰李揆吐蕃酋長以為唐第一視其處元載盧杞問貞矣李

京師多盜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而揆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

請加皇后尊號揆以例始韋后而阻止之蓋后即張良姊與輔國相表

裡為奸惡者也其建議挺正如此豈區區黨輔國者

存乎已

古者治軍本於禮

宋祖貽謀之遠

庸人幾誤

綱

九節度兵
潘於相州

綱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鑑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

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

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

京戰馬甲仗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書法書九節度之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正於無

也○綱史思明殺安慶緒僭號大燕皇帝

綱制停口敕處分○鑑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待直帷宣傳詔命及還

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目宰相百官

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勅付分施行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

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應出中書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

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

已峴書法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矣

綱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目時忠

皆受

樂竟軍敗

郭公何負

于君

懷恩勇冠

三軍

此非大將

去德亂流

而進

而進

而進

而進

而進

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光弼治軍嚴

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

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家也郭公百口何負○綱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目懷恩從郭子儀

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綱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目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

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

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軍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

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橫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

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罵罵如初孝

德瞑目大呼運矛躍馬斬之以歸○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

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

諸將莫詢
其意
高李其重
人敵

光弼降二
將何易
光弼厚待
李日越

高廷暉才
勇過日越
短刀置鞞
中

光弼不遺
餘力
子儀厚崇
重厚

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
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
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否？
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
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
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
敢歸。廷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時光弼屯中澗，登
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以
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不
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眾大潰。思明乃遁。

胡致堂曰：中澗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若不能郭子儀，使與
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
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
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綱 唐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綱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邠寧鄜坊四州名。○時党項等羗。党項西羗種名吞
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
杜冕領之，分道招討。以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

書法：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
而不知用其
人，獨何心哉？

綱 四月，史思明入東京。○綱 五月，以苗晉卿行侍中。○晉卿練達吏事，
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綱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綱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天子宮禁日內。○綱 上皇居興慶宮。在陝西西安府
治東南五里唐南。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
內地，玄宗建之。

劉晏為戶
部侍郎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十二

輔國矯詔
劫遷

肅宗不能
謹之于初

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上不

聽會上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如西內居其殿高力士流巫州州

胡廣辰州府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懌寢以成疾後上稍悟欲誅輔國畏

其握兵竟不能決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于初烏

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能詰反以其言順適其

音遂至慈父孝子而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

鄒九峯曰室故巫蠱之謗故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

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也肅宗當君父播遷之日而自於

臣之窺伺者固已逆料其欲而懷禍間之謀矣初遷之舉豈非肅宗故

秋之法加之其能免于自劫之罪乎雖哀哀成疾而至於死亦不足道也

綱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國制下旬日為恩朝恩

所沮事竟不行燕塞北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

胡致堂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

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綱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劉展

攻淮東節度李峘峘之去潤州也副使李藏用曰處位尊食祿重臨難而

逃之非忠也以數十州之兵食三江五湖之險固不發一矢而棄之非勇

也失忠與勇何以事君李峘悉以兵事授之後正月田神功擊劉展斬之

餘黨悉平

綱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為信然魚朝恩以為信然魚朝恩以為信然魚朝恩以為信然魚朝恩以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麾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

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進攻洛陽思明引兵薄

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綱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鑑思明猜忍好殺人不自保其部將駱悅鑑

李光弼各
陽敗績

魚朝恩以
為信然

失忠與勇
何以事君

制子儀統
諸道兵

綱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

十三

殺之朝義即位朝義思明之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

綱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綱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綱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綱輔國求

綱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義未乎何輔國乃諛僕射裴

綱冕等使薦已冕曰吾嘗可斷宰相不可得且大悅輔國銜之綱制去尊

綱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制改號以致福而拜禍不亦異哉

綱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書是授官舉人

綱建子月上朝太上皇於西內綱先是山人李唐見上方抱幼女謂

唐曰朕念之卿勿恠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

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綱范華陽曰陽失其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制於柔

綱壬寅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劉景山綱自有裨將抵

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

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縊景山綱上以景山撫御失所以致亂

不復推究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

綱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諸精不充殺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

營兵亦殺節度使務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

綱發明所貴乎天子者為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故曰君將納

綱建辰月賜郭子儀爵分陽王知諸道行營綱絳州諸軍剽掠不已

綱命子儀鎮之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

見陛下目不瞑美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綱子儀至軍

綱

綱

本輔國謀

宰相不可

制官本人

自代

上朝太上

皇於西內

山人李唐

諛僕射裴

冕等使薦

以辛雲京

為節度使

諸鎮後即

君將納民

於軌物

入君管分

之樞要

藩鎮之村

河東事

以委卿

綱

綱

綱

宰相豈受一卒之私

王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王將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元振因之若賊棄其豐盈絳州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七月收元振及其

河東諸鎮奉皆奉法

同謀四十八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

楚州得至王十三枚

以寶王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群臣表賀

發明

宗得妙寶真符未幾而有漁陽之變肅宗得寶王十三枚未幾而兩宮不保是皆妖人附會以投之耶

綱太上皇崩○鑑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神龍殿在陝西西安府唐西年

七十八上以寢疾發哀於內殿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綱復以建寅為正月○綱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初張后與輔國

唐宗近小人之禍

交王儼發明皇后而以殺書何耶張后此輔國表裏擅權廢建寅遷上皇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直書曰殺所以正張后之罪若輔國專橫之惡又自可知

綱范準陽曰下不保其妻李輔國上正張后之罪若輔國專橫之惡又自可知

綱胡致堂曰張后以逼遷聖皇為李輔國功則其同謀為惡無疑矣后素

元振之費其情也后從帝起於艱難淑令不聞而力與惛德二帝既不

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手帝所可乎哉幸矣肅宗即位

八年自李必既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為中官悍婦所操窘而不

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為中官悍婦所操窘而不

得知也駭於亂女而以驚怖死子制於兩大闢而不正其始謂之中興

唐室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顧如是乎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

綱太子即位○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謂

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

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

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中書令

綱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發明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

郭子儀入朝

綱秋七月郭子儀入朝目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綱以宦官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發明是時亂根未除而代者已踵其後則是一輔國未去而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

回紇舉兵入援

綱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十月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監時上遣中使劉清潭使

懷恩懷義

于回紇脩舊好且徵兵討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往見之懷恩為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適為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適戊辰諸軍發陝州懷恩與回紇為前路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至洛陽北郊賊眾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驟擊之賊眾敗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

袁于凡曰

李光弼趨東京謂留守常陟不欲委地五百里予賊而欲移軍而不可不以禮乎詩書禮樂戰所蓄也將知禮則尊君親上義由是生不然則弓馬之麓材一夫之力也光弼知軍而不知禮故他日以忿殺崔衆至堅抵王命而不從一畏姦禍之及則擁兵不朝雖詔援京師而不往竟以履死君子曰橫而不輯宜其反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不其信乎

綱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煙火累旬不滅十一月露布至京師

九周監南

海嶺志十三卷

十一

代宗殺李輔國何如

綱盜殺李輔國。鑑上在東宮以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勅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為刻木首塋之

發明

輔國賜天子遷上皇賊國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與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

真西山曰

輔國專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授首淵而

胡致堂曰

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為小人稔惡之戒

子之母也

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鑑郭子儀以懷恩有平河朔大功請以副元帥讓之已亥以懷恩為河北

副元帥按丁南湖曰公之功烈蓋世懷恩又公麾下編裨乃謂其河朔有

其盛德也

代宗皇帝

名預肅宗太子繼世嗣位歷一十七年壽五十三服帝

可復振肅代之為也

代宗派來瑄於播州

綱癸卯唐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綱流來瑄於播州殺之

國初來瑄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

相元振譖瑄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藩鎮皆切

齒於元振發明來瑄誠有罪耶且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分註述

宜乎他日殺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綱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

鑑僕固瑒等追及朝義於莫州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

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僕固懷恩與諸

軍皆還

丁南湖曰

李懷仙者史朝義之將也朱希彩者李懷仙之將也李懷

仙故懷愛亦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思明故希彩亦殺懷仙而

山思明為賊首則皆殺於其子夫以一殺相承六傳不棄其故何哉以

天道之好惡夷俗之沿襲而玄宗之昏淫

縱惡於前肅代二宗之姑息養惡於後也

懷息立三
帥唐立何
北諸鎮節
度使何如

綱以薛嵩田承嗣李懷德為河北諸鎮節度使。○鑑以史朝義降將薛嵩

為相衛邢洛貞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

龍節度使。盧龍潘鎮自李懷仙始更三姓傳五世至劉聰入朝六月時河

北諸州皆已降。漢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張志忠賜

分帥河北自為黨。接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范華陽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任由蕃夷為

袁了凡曰。四方多事。此小人之福也。故董卓誅而賈詡功。賊黨李催郭

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授降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於河北

分為大鎮。迄於唐亡不可復。取謂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養禍以自

固其威。寇也。小人之為身謀不顧禍國殃民如此其罪淵矣。

綱回紇歸國。書法歸國之意矣。愚按廣平王為元帥以朔方吐蕃回紇

杜子美留
花門之詩

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言其為農桑害也。

行失

綱四月勅議舉孝廉。○鑑禮部侍郎楊綰上疏以為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

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進士謂所試一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

試皆通。明經加帖括。明經帖括謂所試一大經。併孝經論語爾雅。其他有

者為第。明經加帖括。差帖皆通而口問之一大經。併孝經論語爾雅。其他有

而後試策。凡三條。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

謂年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誦帖括曰。忙誦其明經

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

宗孝廉。取行者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

二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上第謂才

者。最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博士每歲依經舉。亦非理國所

資望。與明經進士並停。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

識者是之。愚按呂東萊謂緒論治道皆

揚給論
道有規模

有規模則其賢可知矣。

山岡

唐武宗元

十八

十八

范華陽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揚雄之議欲盡舉而措之近古揚雄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先王所以致治之具致治之具天下不亦難乎

胡致堂曰揚雄初議髣髴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復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與燕舉孝之實或為猶沮止之建議之誰知此及綱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楚謝之處有所未及與

綱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懷恩構陷秦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

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詔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

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眾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勇瑒為國效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則五也詔諭回

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死思得一奉天顏又以未瑒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實不能保家陛下豈能安國言甚切至

上遣使慰諭之懷恩竟不奉詔綱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

遁去○時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奉天唐縣名屬陝西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適為關內元帥子儀為副元

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有曲曲有軍候尉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眾瀰漫數

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度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

蕭然一空子儀至商州今陝西商縣行收兵合四千人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

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縣名今屬陝西觀

虜勢全緒書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

公子儀時為中書令故稱令公自商州將大軍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悉眾遁去詔

吳

子儀即吐蕃唐以郭京師守諸

子儀時為中書令故稱令公

以子儀為西京留守京畿遂安

發明 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

胡致堂曰 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

自李光弼以下恃功負氣大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

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所包真可以為人所包

綱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書放歸畿○**鑑**驃騎大將軍程元振

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疾欲害之吐蕃

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狼似犬頭銳類白高前廣後狹亦狼

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咸切齒而莫敢發言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

胡致堂曰 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北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

者小則畏諱大則畏死則誠能是馳驅擊退虜賊再安宗室元振

鑑大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大戎犯關慶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宮闈焚

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師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

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

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

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丁南湖曰 柳伉此疏可謂忠言矣然予嘗見此疏全文內稱魚朝恩戮

人之美數○後元振流秦州

胡致堂曰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

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

者幾希如是而向可謂之保護乎

綱十二月上還長安○**目**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

子儀不較
子儀可兼
子儀相
子儀義
子儀貴
子儀重
子儀尊
子儀貴
子儀重
子儀尊

人臣之義
人臣之義
人臣之義
人臣之義
人臣之義

光弼不
柳元春
元振
問代宗削
程元振官
爵放歸田
里何如

王者奉三
無私以
天下

朝廷豈堪
相公再壞
用卿不早
故及此

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載由是銜之○鑑上至
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
為觀軍容
使

綱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書法書者代宗尊寵關寺之過也
綱甲辰三年立雍王迥為皇太子○綱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

河東副元帥
河中節度使
懷恩將士聞之

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
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

目見汾陽王
子儀如汾州
懷恩之眾數萬

悲其晚也懷恩子場為其下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
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子儀

傳瑒首詣開
群臣入賀上
不悅曰朕信
不及人致勳
臣顛越深以
為愧又

待優厚月餘以壽終其禮葬之
范羊陽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

是以恩加人
而人不親以
信示人

而人益疑○綱壞亂威不立也
喜元元曰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以纖芥遂

勞費乃以晏
為河汴江淮
以東轉運使

勞費乃以晏為河汴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
千錢百姓捫穗以給禁軍捫數禾反手索摩也宮厨無蕪時之積晏乃疏

浚汴水遺元
載書且陳漕
運利病令中
外相應自是
每歲運米數
十萬石

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綱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綱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鑑初上之幸

陝也光弼竟
遷延不至上
恐遂成嫌隙
其母在河中
數遣中使存
問之吐

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

劉晏具陳
漕運利病

綱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鑑自喪亂以來汴水湮廢汴水汴

曹連惟劉
晏為首

後宋皆尊
其本也

胡代宗幸
陝西李光

綱監輔
唐代宗幸

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嚴
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
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書法綱目於子儀卒具官爵謚號此其止於爵謚何致不謚也代宗播
復書以爲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
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可擇利害而爲之念重也

尹遂昌曰賴溫嶠左右推輓同濟國事君子猶爲之不滿光弼爲中興
元功特以畏讒疑沮緩於勤王雖有
他美亦莫能贖故君子深爲之惜也

袁了凡曰子儀功績皆累戰功嗚呼起爲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爲檢王
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庸王弼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
畏禍之及則擁兵自衛雖天子詔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而身反益危
其名節亦稍貶且于儀拒乘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身反益危
之泣下光弼一爲遷延即諸將不肯受約束遂以憂死夫此諸將也非
平日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子則無警敵道忤則無漢御
而全身速害果不在他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馬光弼
愧哉

此亦校京師一先

懷恩無能

綱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

八月子儀自河

中入朝河中今山西蒲州會涇原涇原二州名涇州今因之原州秦懷恩引回紇

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且召問方略對

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

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

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

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於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

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

乾陵之南乾陵唐高祖之墓名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

之忽見大軍驚惶遂涉涇而逝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

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故京師之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處歸夜襲

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

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爲用志烈奔其州爲沙陀

勞殺涼州遂陷

此行有安京室之功

勞殺涼州遂陷

唐紀宗三十三卷

綱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

之虜攻之不克遂遁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虜

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飲酒刺酒翁壞醪器秀實列卒盡取其首

注禁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至晞

門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

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

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列與裂通

綱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

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發明謂其情不欺者矣

綱乙巳未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澤潞即昭儀藩鎮也

鑑抱真以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

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謂總閱試行

其實計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由是天

下稱澤路步兵為諸道最

丁南湖曰○史稱李抱真為將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弟也抱真尤以忠

敗僕周懷恩德宗時文田樹破朱滔等功種種可錄

綱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自時命僕射裴冕郭英以

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狐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

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

則臣之所耻也因請詰橫兵單冗費上不能用

綱四月以裴諤為左司郎中○河東租庸使裴諤入奏事上問權酷之

利歲入幾何諤不對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殺粟未種農夫怨愁

臣以為陛下見臣必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也上謝

之拜左司郎中書法○何以書嘉服義也書交予之

秀實自請
補都虞候
副元帥勳
塞天地
郭氏功名
存幾何
公幸教
晞以道
擬唐以子
儀為尚書
令詳表
不欺

澤路步兵
為諸道最

獨狐及
受直言

以裴諤為
左司郎中
裴諤不對
權酷

此古什一之法

綱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武三鎮劍南厚賦斂窮奢後專殺戮毋數戒之武不敗犯發明嚴武書爵非褒美之也其境

綱 畿內麥稔京兆尹第五琦請稅百姓田十畝收其一曰此古什一之法也上從之書法書譏取

綱 平盧將李懷王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王為留後賜名正已

綱 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成德唐之藩鎮名領州四曰常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

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

羈縻而已羈馬絡頭縻牛韁言人被制如馬牛之受羈縻也綱 秋九月置白高座講仁王經

綱 內出仁王經二齋與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

至資聖西明寺講之書法書譏取綱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十月回

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綱 時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眾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

綱 諸道多不時出兵淮西李忠臣得詔返命治行諸將請擇曰忠臣怒曰

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就道綱 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眾

嚴備不戰是時回紇吐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

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友給

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

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綱 郭輪之子儀叩馬

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

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

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綱 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歡驚其大帥

子儀與虜見虜

郭輪叩馬諫

郭公在此可得見

郭子儀屯涇陽

李忠臣

范志誠

嚴備

李光瓚

郭輪

子儀

見虜

子儀執酒為誓
巫言今果
然見一人
而還
子儀金德
所執
子儀

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有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替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今公亦捐館不欲直言曰死故也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既為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子儀與藥葛羅執酒為誓諸酋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眾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靈臺大破之殺吐蕃萬計

發明

懷恩回紇吐蕃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

忠信非可
一日而為

分相居北
軍之右
子儀
其言實於
數十萬眾
而耕
不功
而耕

胡致堂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儀之忠信非虛也其言實於數十萬眾而耕不功而耕而耕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表了凡曰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子儀免胄見回紇大酋而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史所謂

初肅宗以內侍魚朝恩領神策軍使悉以其軍歸禁中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魚朝恩以神策軍從上屯苑中其勢浸盛分為左右相居北軍之右矣其後宦官與兵卒以亡唐

李校不可
遂廢

朝恩率六
軍諸將往

自謂才兼
文武

太宗著司
門式

林甫復起
於今日也

綱丙午大曆元年春正月救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安祿山之亂國
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奈酒蕭斯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書法復補何久廢也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率常參官魚
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

為文僅能執筆辨章尚遜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綱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
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

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
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

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夫人大開不諱之路群臣猶莫敢盡言况
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

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亦立後進

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

綱以馬璘兼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
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

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每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綱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
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并高坐講席折足

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書法校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各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共直縉錢

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
長也請却之上不聽書法書訊明也與生

綱丁未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自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

嘗謂大臣
而不名

綱監甫

唐代宗三

三六

每事皆咨
秀實巨行

以魚朝恩
判國子監

或均當用
名儒

笑者不可
測

諸道節度
使上壽

天下豈友
家所有
子以因膠
待罪
如實家翁
魚朝恩作
音敬寺
永嗣以百
姓為本

明王德
以致福

子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和我父薄天子不為
薄輕之也謂天公主惠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
子不足為也子天下豈友家所有和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暖入待罪上曰詎諺有云
不知不覺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暖數十
魚朝恩作章敬寺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宜福窮極壯
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
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未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有且古之
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
之過計傷皇上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
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
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

乃安

子儀人莫
能及

子儀可與
權

不賞父都
虞侯

徵李必於
衡山

胡致堂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
外之變則忠順嗟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
出而胡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
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
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慶寺度僧尼千人
明一家奴作寺而為之臨
幸此事視之失可知矣
徵李必於衡山必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
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必為相必固辭
書法必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必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
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必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
而免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書徵

九綱監南

唐代宗二年

二七

魚朝恩數

子儀將章

教寺

問子儀不

知朝恩章

敬寺之邀

何如

子儀長者

元載離魚

郭之交

智術可以

而忘

子儀輕見

朝恩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

結累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

子儀不聽將士請裹甲以從子儀曰

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

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

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

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致堂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

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

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

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

也

袁了凡曰元載問魚朝恩於子儀子儀恬不為動

卒釋憾於朝恩而匪

度隱不發中尉奏其事帝命韓皋等參鞫方無狀

積度皆罷逢吉信險

賊多智善運巧然亦晉公之識量差貶於汾陽

故逢吉得乘其敝且元

載亦逢吉也使子儀一感其說聽其下之衷甲

載必復使人聘而告於

軍容此春秋費無極所以惡卻絕於子常而殺之

漢劉聚之所以誅其

大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人之機詐可畏而貴在君子

有以待之也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回紇初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官

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敢是日無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

送之涵奏重晉為判官至回紇回紇索馬賄晉以直言責之其眾環晉

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天國書送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胡致堂曰

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為一

所共神而敬之者若子則不取也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

裹首而逝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

曾子疾病易箦而死君子之不肯一

息安於不正乃如此始可謂真悟者矣

大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

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而髮首以為遠哉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

命之際舞蹈什地未幾而卒

書法

國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

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

天下事有

不由我

此始可謂

真悟

亂哉杜鴻

漸之貪

不致自意

董晉立言

責回紇

大國

九圖監南

唐代宗二十三卷

代宗誅魚朝恩
朝恩得夫何如
唐室不救之禍
類人主喜怒何如
代宗之政為最武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
求官贈河
北一書
遷大校以箱受書

耶上聞之不懌令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賜錢以葬**發明**元惡宜復

太宗舊制內侍不置三品蓋挈兵柄歸於將帥庶幾屏絕今則不然遠使宦者因仍自若迄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

胡致堂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者以其掌兵也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者以其掌兵也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者以其掌兵也

獨誅三宦官及元振為最武而就其後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歟既龍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綱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監元**

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眾中大言自謂有文武才略美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

綱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綱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自時元載以泌有寵於上

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置卿於魏少遊所俟朕快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東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必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泌又因諫今乃屈佐外藩何哉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復歸衡山足矣何必下高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

范華陽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歷之於遠藩既知元載不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語之道也

綱辛亥六年八月以李棲筠為御史大夫按唐書棲筠性方挺無所屈喜

綱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乞令

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

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范華陽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惡之能為乃立黨以傾之

綱以韓滉判度支滉休之子也為人廉勁情於簿領作賦歛之法御下嚴

急人不取欺亦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御模三
一字為一
事

代宗若可
與有為

敗軍之罪
在戎

胡致堂
武侯街亭之敗馬謖不用命因戮之而自請貶其秩

癸丑八年九月召御模入見御模名○晉州男子御模以麻辨髮

持竹筐箬席與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執三十字字為一事若言無

所取請以席裹屍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

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發明御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

綱吐蕃寇陞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時吐蕃入寇瑊將步騎五千

戰于宜禄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

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賊伺以雪耻瑊曰今日

之事惟理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殺其罪便將兵越朝那虜至百城逐城

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逐去

胡致堂曰遠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禦寇者渾瑊也

綱元載奏請城原州元載奏請城原州○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

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盡潘原盡於潘原而吐蕃成推沙堡原州居其中

間當龍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

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果問

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

石門木峽石門木峽皆地名在平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

廷可高枕矣京府鎮原州西南境內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

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哉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

綱甲寅九年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

泚曰死則與屍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綱乙卯十年正月郭子儀入朝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

元載奏請
城原州

朝廷可高
枕奈何用
一書生語
綱目不以
人廢言

綱目不以
人廢言

朝廷不以武臣相待諸君可賀

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以不武臣相待而視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室臣有玩寇之志

綱田承嗣及陷相州勅貶承嗣發諸道兵討之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目上嘉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緡承倩詭言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

寇乎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終唐之世不能取

范華陽曰寺人貂風沙衛十二年赦承嗣入朝竟不入朝又助李鳳沙衛解體巨猾通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

鑑丁巳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賜自書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載妻子皆伏誅遣中使發載祖父墓斷棺

謝表

丁南湖曰元載之姦惡甚矣唐書乃以載於諸臣之列蓋德宗之為太子實用載載故德宗詔復其官聽改

謝表

綱四月以楊綰當梁同平章事綱縮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

謝表

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騎從甚盛謂車

謝表

范華陽曰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

謝表

胡致堂曰郭公黎幹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謝表

袁了凡曰其常疑唐相楊綰是日麻出而郭中令公方宴客問之遂命戚

謝表

勅而願有所畏及讀蔣洸傳洸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觀

謝表

之蓋公盛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類如此

丁南湖監南

唐代宗下三卷

三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
常從外官乞食至是額奏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
之堂封及額續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額奏停之又欲辭堂
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額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可
辭祿

温公斷曰

貪祿者不猶愈乎未可深譏也

袁了凡曰

唐常袞為相奏停賜饌矣又欲辭堂封宋渡江初呂願浩為
差此一室食也而唐宋宰相或辭或不辭或因而折收以為利其賢不
肖何如哉乃時有譏袞不當辭祿者何也大養賢有常祿何可辭若
堂食者浮於祿之外乃利也利而竊之可乎按唐張文瓘在禁近同列
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戚以自取名蓋
時之譏袞者取此然吾寧取袞耳

人奪楊綰

綰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上方倚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平上
悼痛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參考綰儉約

才嘗問生事祿廩分烟舊使多寡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
科天下高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名人服其公始補或聞風靡然自此者不
可勝紀世以此揚震山壽謝故云

袁了凡曰

常袞傳袞素嫉綰及綰卒太常請易名文貞袞微諷奉符蘇
之乃代太常答謂公與元載舊仇來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武况載秉
鈞而公不泰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顯高節
兩議今見文粹攻唐書本傳綰嘗以侍即歷禮部吏部元載忌綰望高
因拜綰國子祭酒以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
意也而端之毀綰實袞嫉之耳

擬以類真
卿為刑部
尚書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自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
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自先是秋霖河中府鹽池多敗韓滉
奏雨不霽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將領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
秋霖損稼渭南今劉藻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
豈得渭南各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

擬唐河中
有瑞鹽質
河中瑞鹽
表
豈得渭南
獨無

獨無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字人之官不損德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灑計俱賤而不問混混而欺置刑罰行於卑賤而言損將鎮還奏瑞鹽如混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李

寶臣梁崇義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

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雖在中國名藩臣實如蠻貉異域

歐陽脩曰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

事動作休息皆有節月雖不能蓋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

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

蓋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

為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兵布天下而

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滅者

措置之勢使然也

網戊午十三年正月勅毀白渠碾磴○同時上勅毀白渠支流碾磴○

田引漢武帝時白公穿渠昇平公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

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書法小事特書何美無私也

網六月隴右敕捕鼠同乳○同時隴右節度使朱泚敕捕鼠同乳不相害

者以為瑞常袞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捕鼠

崔祐甫不賀

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

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袞爭袞由是惡之

網十二月郭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

杜黃裳矯子儀之命

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

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乃安

書法百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

黃裳相業可見

胡致堂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

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有未至耶

子儀盛德

之累

子儀如日

月之蝕

目子儀嘗以副使張勳率輕已孔目官吳曠因而構之奏勳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郛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郛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曠誤我遂逐之

胡致堂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勳逐高郛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悔悟蓋改其非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蝕者其子儀之謂

袁了凡曰子儀以張勳輕已信吳曠之譖而殺之既而復能逐曠過而

而肆詎以欺其上非忠也復而遣諫以憑其下非怒也吾不圖子儀之

有是初光祿入太原也有詔侍御史崔眾以其兵付光祿眾未即付光

祿怒斬之夫奉詔交兵假蹇不付眾未為無罪也然議者謂光祿不請

而擅誅暗於大體况曇無罪而虐殺之手君子謂張曇之剛率佳衆之

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為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

子儀申理

初平嶺南獻琉璃盤琉璃本是石出大秦國凡十種色為器者以自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為

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

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

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耶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已未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為豐州刺史豐音刺○監時常察言於上曰陛

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

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以李泌為

蔡虛齋曰代宗徵泌衡山復屈之潘僚及召見又聽常袞之言以為澧

州刺史夫蔡侯之賢代宗知之矣矣雖大用之以為相可也

何必試之一州侯報政而後用之耶若此則古鈞涓耕莘之徒皆必俛

首州縣而後可以為相湯文何所見而遽大用之哉然則袞之言之休

失任賢勿貳之誠矣

綱五月帝崩太子即位目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家宰德宗即位動遵

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馬齒菜名今

賀善替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謂召郭模家懷恩女三事耳雖能

善焉上皇事姑身逐殺王帥命為

主帥遂為後來故事綱日尤深咎之

綱

綱

綱

代宗可錄
三事

綱

綱

綱

綱

問之宗唐
中興宗
反不如代
宗之全身
保國其故
何故

以崔祐甫
同平章事
賢愚同滿
祐甫欲收
時望
崔祐甫除
官八百人

用人無親
疎之疎

丁南湖曰

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屢矣至玄宗而社稷始定是亦
中興之賢主矣其卒也何反不如代宗之全身保國耶嘗謂
玄宗平禍亂而驕代宗歷禍亂而懼蓋人主之懼心有濡而懼者有警
而懼者懦則漢之桓靈晉之懷愍是已警則聖賢之德盛孰料代宗乃
亦然乎蓋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顛沛出入干戈矢石間誠所謂操心
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
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當殺而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
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捕賊急者必被其傷是以緩圖徐究而不敢輕發
以動眾蓋父祖之警言之也或曰警言之過不亦失而為懦乎應曰元
稹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也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豈懦乎哉

綱閏五月

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至德以後天
下用兵官爵冗濫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
別賢愚同帶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
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常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
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請
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溫公曰

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未必賢也天
親故而賢之罔非公也奇賢矣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

周

子儀為尚
父加太尉
中書令詔
尊郭子儀
為尚父
裝請奏子
儀
此乃所以
為之地也
郭公動高
望重
郭公不足
李錫上慶
雲圖
時和年豐
為祥
進賢顯忠
為瑞
唐德宗却
軍士後兵
相顧

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眾
取之以節而不致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綱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目上以山陵近
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諷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諷曰
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動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群臣附之者眾吾故
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書法

書法
書傳見了儀之可尊也而
代宗之知所尊亦著矣

綱詔天下毋得奏祥瑞
馴象出宮女
鑑澤州刺史李錫上慶雲圖詔
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
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先是諸國累獻馴象上
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
荆山在西安府富
平縣西有十里
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
淄青二
至授兵相顧曰明王出矣
吾屬猶反乎

唐以養人為職
德宗行事無愧於先

德宗矯代宗之失

哲人以為憂
以劉晏判度支
劉晏權攝法

胡致堂曰若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善者必去之故禹放龍蛇周公驅虎豹犀象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去也
綱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先是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縷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范華陽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出於其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已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狃故夫德宗即位之初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綱以劉晏判度支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上素聞滉倍克過甚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權監以佐軍用及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水運曰漕自江淮至渭

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王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綱立皇子五人為王立皇弟二人為王
書法先子而後弟所以著帝之失也漢文帝封國先弟而後子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封域半楚淮陽二君者可謂知節矣

二君可謂知節
遣使勞慰

綱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綱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已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之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以賦錢賜將士
大平庶幾可望

綱幾元載馬璘劉忠翬之第
綱安史亂後將相宦官競治第舍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
常故稱為木妖
上素嫉之故毀其尤者

木妖

綱戒常首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綱罷榷酒
按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
醕酒二年飢復禁醕非光祿祭祀燕喜賓客不御酒
胡致堂曰先王善政後世鮮克遵之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

裕民去奢之漸

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美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楊炎

讀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日置於翰林為學士親重無比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

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性

粗率喜詆訾和韻之言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

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胡致堂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亡率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

請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

丁南湖曰以坐職之張涉而薦老聾疎濶之喬琳固不足責也獨怪佳

楊炎為器業夫炎為元載之黨使害用私其素習也祐甫曾不之知而

所謂謹慎何在耶按炎未得志矯飾節行頗有虛名祐甫豈不為所動

哉是故以各用人之必不可也

袁了凡曰崔朝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寧以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

贊常奏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夫許臺長得自擇其屬則

各舉所知已悉明揚之實又保其任且懲暗繆之愆有弗核乎惟御史

尤不當使宰相擇也故寧是舉也止符陸敬輿之心迺炎竟以私對注

沈既濟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

徐言非德也

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

固未盡矣

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

焉其六品以下

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

而舉加以謹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胡致堂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

可人而度人之不及與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

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採其甚弊矣

沈既濟

沈既濟上選舉議曰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

徐言非德也

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

固未盡矣

臣謂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

焉其六品以下

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

而舉加以謹黜則眾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

胡致堂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

可人而度人之不及與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

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採其甚弊矣

綱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皇初為衡州刺史。有治行。觀察使辛京果

疾之。陷以法。貶潮州揚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始梟之。曹誣

在治。臯在衡。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念太妃知之。必驚惶。出則囚服。就辨罪

也。相訟。入則擁笏。雷魚。魚所謂佩。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補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崔寧在蜀十餘

年。恃地險。兵強。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

兵三道入寇。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揚炎言於上曰。不若遣軍發

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

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

遣李晟等擊破之。○鑑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其數

比音昆。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

能制。乃奏畫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

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蟪

結根據。牢不可動。揚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

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倘或耗亂不集。幸獨使中人出入

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蔽。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官中歲用

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用舊式。以片言移人

主意。議者稱之。發明。人主無私藏。詔財賦歸左

丁南湖曰。假公濟私。小人之誠。是也。書以美之。諫天子出私藏。斥奄宦。此誠

綱十二月立宣王。誦為皇太子。○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員外

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

為政必求有道賢人。有道德者。為政必求有道賢人。

詔財賦皆歸左藏

蜀將必不敢動因小害而收大利

入則擁笏雷魚

財賦國之大本

財賦生民之命

揚炎片言移主意

為政必求有道賢人

問 關播對德宗為政之

與之為理上曰朕比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文詞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選舉乎上悅

胡致堂曰

關播為楊綰所薦宜在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哉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太其事難掩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



大木 相湖生男 相湖國

盜賊大害豈不為朕知之為難其於青出之也嚴自同安官中錄用相湖生男以領其軍重其事而相湖不其守關中出入相湖平不而相湖言於上曰相湖皆國之大本生男之命重彈安能可公相為人吾亦敢言而不對其意其多小命二十五官官其相湖相湖八奏畫額於大盜內軍重其事堂之氣子亦以相合為國由是以天

